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HARVARD UNIVERSITY
OCT 31 1940

T 3203/9266.83

13

藝文

邑之藝文始巫咸子游漢晉以來少見至宋元明而後盛

文昭代文淵如海亘古未有虞雖僻邑多文為富府志所載

劉祿己加決擇恭考

宋欽定四庫全書凡收錄邑人所著者自宋至明僅五家人

國朝者七家邑志所採貴在不遺其有名存而書未睹者

正未可湮沒也以備博古者編摩刪訂云

商

咸艾四篇

艾古文又書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詩桑穀其生於朝伊陟贊於巫咸作咸艾四篇

巫咸五星

占一卷

隋書經籍志

巫咸司天考古星通元宗鏡一卷

焦竑經籍志 案星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家有甘石巫咸三家
太史公謂殷商巫咸

周

子游禮運一篇

胡寅曰禮運子游作

言子三卷

宋陳振孫直齋書目曰王燭伯晦哀論語所載問答

爲此書元知州盧鎮重鈔版明知縣耿橋重輯文學錄入虞山書院志盧版已失言子裔孫如泗增輯言子文學錄專刻

宋

陸綰春秋新解三十卷

錢觀復論語解二十卷

正靜居士

文集十五卷

錢佃易解三十卷

詞科類要二十卷

耕文集二十卷

錢侯易說三卷

諸經講解十卷

文集五卷

張攀益齋集

益齋奏議

漢唐論

諸州書

目一卷

館閣續書目三十卷

宋志作二十卷

翟汝文忠惠集十

卷

附錄一卷

邱礪易議

杜詩集句

文集三十卷

冷世光奏議彈章二卷

東堂類稿二十卷

刀筆五卷

冷世修詞科類要十卷

雜文三十卷

公豫燕堂詩稿一卷

採入四庫全書

燕堂類稿五卷

待制奏稿

一卷

張柟釋祭儀十卷

王萬易說

書說

詩說

語說

中庸說

孟子說

太極圖說

時習編

書志編

抑齋文集

抑齋奏議

崔敦詩韻鑑五編

制海十編

通鑑要覽六十卷

奏議總要五卷

內外制稿二十三

卷 侍講文集三十卷

陳元大四書講義

王伯廣聽雨

集 胡嶧如村冗稿二十卷 鍾璇秦漢以來鐘鼎奇字

山中錄 續白孔帖 識文集 藥園稿 周甫韓生傳

章華臺記 石頭城歌 釋居簡北磬集 王歐陽

元 周才宋史畧十六卷 吳塘集 周文英澤物稿 親民稿

庭芳集 顧篷船窗夜話 王珪四書道統 山居幽興集

道德經注 還原奧旨 原道集 泰定養生主論 繆

貞書學明辨 黃錫孫穀山集 曹貞十洲三島詩 盛或

歸湖岡集一卷 瞿孝禎月蕉稿 徐德賢靜菴集 席應

真金雍稿 黃公望山水訣一卷 大癡道人集 陳基夷

白齋稿三十五卷 外集一卷 夷白齋尺牘 釋清琪石屋

山居詩一卷 當湖語錄一卷 大女會集 卷之二

明 錢甦謙齋存稿三卷 張著易經精義 永嘉集 長安唱和

集 朱友諒鶴林類集 林大同易原奧義 範軒集 張

洪周易傳義會通十五卷 尙書補傳十二卷 詩經正義

十五卷 禮記總類 春秋說約十二卷 四書解義二十

卷 五經解義 中庸講義一卷 大學解義一卷 小學

翼贊詩 史記要語 日本補遺志 南遺書 使規 和

陶詩 貫道集 翰林類稿 攬轡集 金臺集 歸田稿

清谿集 學選詩 古今箴銘集 歷代詩選 續文章

軌範 使緬錄 永言集 施顯兩魁遺稿一卷 張繼正

菴集 孫彥和虞山樵唱 黃給諫鉞遺稿一卷 採入四庫全書

唐敏詩經鈎旨 博古要覽 寒碧稿 歸田稿 王琪竹

居集 吳訥性理羣書補注 小學習解 文章辨體五十

五卷 祥刑要覽二卷 晦菴文公詩文抄 文範 吳文

恪文集 思菴文粹 補性理字訓 草廬文粹 宋元百

家詞 歷代名臣諫疏 思菴詩集八卷 陸子高小學習

成 虹霓書事 梅菊詩評 天文會象 祭儀 季篴友

梅集 怡菴集 崇明志 增集羣書類疏 章珪全名先

生文集 陳彰古齋稿 程式葩經衍義 兵政十策 蘭

省遺音二卷 林復真止菴集 邱方松濤集 陳繼宗筠

坡集 勗齋稿 繆伯雨虞山樵唱 計嗣蓬菴稿 徐駿

詩文軌範二卷 五服集證六卷 總龜對類 張懋遜志

錄 歸閒集 陳喆春秋集解 居官一覽 北遊紀行

雪崖集 程宗奏議二十卷 宦遊集 撫夷集 司空集

八卷 蕭韶復善齋稿 襪線稿 呂因復菴稿 陳符存

誠齋稿 陳蒙育菴集 泛雪集 顧立轅門集 流芳集

陳宏歷代序畧補遺 訓釋伊洛精義 陳徵士文集二

十卷 繆樸草窩集 章表翔鳳集四十卷 章律都憲奏

議一卷 春澤文稿 錢避菴詩集四卷 錢昌味齋稿

歸菴詩集 桑瑾讀易備忘二卷 三易集說三卷 讀史

景忠四卷 韻府摘玉 節義林前後集八卷 蘿窗雜記

一卷 同舟稿一卷 澹齋詩文草十五卷 續集七卷

桑琳蔗鄉雜咏 鶴溪集二十卷 團瓢詩唱 桑瑜吟窗

選粹四卷 檢齋詩文集八卷 檢齋詩文續集八卷 錢

洪竹深堂詩集四卷 竹深遺稿 徐訥同居集 徐恪主

一齋集三十卷 奏議二十卷 李傑石城山房稿三十卷

雪樵集五十卷 蔣紱全天集 學古集 無礙集 陳

言集 蔣績補漏集 蔣綺瞻梓集 沈海葵軒遺稿四卷

邵天相啟運錄 陳易柘菴集 周紹榮紀盛詩集 王

鼎銘菴詩集 鶴峯集一卷 桑悅周易傳解 春秋傳解

周禮傳解 思元集二十卷 太倉州志十一卷 易鈔

庸言一卷 兩都賦二卷 古賦三卷 陳九疇易通復舊

編 水利策 周子通書疏解 說齋稿 求仁至言 周

木易心逸說 勉思先生文集 奏疏 延平答問續錄一

卷 朱丹溪素問糾答 李莠樵讀吟稿 鄒泉四書折衷

四書翼衷 詩經說約 口義會粹 尚論編 經世格

要 宗聖譜 錢承德五峯文集 瞿俊留餘堂集十卷

錢仁夫先憂集 水利一卷 歸閒文纂一卷 水部詩歷

八卷 和高季迪吳中百咏一卷 和鳴鶴餘音一卷 王宗錫西臺奏草 錢璠五經衍義 詩韻釋義 奉化志

五經旁注 古文會編 丁奉五經臆言 四書臆言 通

鑑節要五十卷 閱史迂論 南湖留稿十二卷 南湖逸

稿八卷 丁吏部文選八卷 虞鄉三賦一卷 狄雲漢餘

夫詩二卷 金澄魯論測微 東吳水利 守城要畧 張

恕啜醜稿 周師敬新菴詩集 馮玘醒菴奏議一卷 醒

菴集 盧翊都江志二卷 松西奏議七卷 興利稿一卷

王渠稿四卷 范欽一峯居士集 郁容見菴遺集十卷

孫艾西川集 落花百咏 西川翁詩集 王留迴文詩

稿 周滙為政節要 漱稿 盛賚汝毛詩抄 朱召葩經

日記 四書口授 東河文集 錢籍海山集 王錦菜根

居士集 陳表咏史集 琴川新咏 周炯簡默遺文四卷

桑翹寒青集 周詩虛巖集 張湯民和楊子器早朝詩

三卷 鄧韞易解 濮州志 泉坊議事錄 泉坊日錄

易纂要一卷 楊舫莒州文集 水利書一卷 陸一鳳三

禮奧義 徐禎卿昌穀集 新倩集一卷 翦勝紀聞一卷

異林一卷 談藝錄一卷 朝正倡和集 徐氏別稿五

卷 迪功集六卷 歎歎集一卷 談懋註釋孝經刊誤

小學大全 張世昌經書要旨 舉一廢百篇 二南拙政

西江賑粟策 桑介五經問答庸言 吟史和陶等集十
 六卷 白崖詩選十卷 賡吟集二卷 陳交心說 主一
 稿 孫七政松韻堂集 陳察虞山集十三卷 虞山奏草
 揀編二卷 陳寰琴溪集八卷 沈應魁江南日錄 禮部
 集 鳴缶集 西湖覽勝集 孫柚神遊雜著 秋社編
 方物品題 琴心昭關 藤溪稿 蘇門稿 孫樓吳音奇
 字 麗詞百首 百川集 詩集四卷 徐漢稚應遊草
 朝徹齋稿 陸昶螢雪稿 秋臺稿 閩海稿 雲泉稿
 楊儀南宮集 高坡異纂 壘起雜事 明良記 保孤記
 金姬傳 古虞文錄 驪珠雜錄 格物通考二十卷

孫森映雪山居集 陳迨石淙山人漫稿四卷 王嘉謀水
 簾詩集 嚴恪水利紀畧 隨意吟 嚴訥文靖公集十二
 卷 春秋國華 春秋左傳注解辨誤 承天大志四十卷
 館閣表奏二十卷 瞿景淳內制集一卷 文懿公文集
 十六卷 邵圭潔北虞文集八卷 經濟錄 章美中元峯
 集六卷 章澳雅樂考三十卷 陳瓚濟美堂集六卷 新
 政六事書 錢岱兩晉南北史纂 趙用賢典章因革錄
 三吳文獻志 松石齋集三十卷 管韓二子書二十四卷
 文毅奏議一卷 詩集六卷 錢體仁虞窗手鏡十卷
 錢順時資世文鑰一百二十卷 孫唐卿玉臺外史 談觚

艷雪集 嚴澂松弦館琴譜 採入四庫全書 一言半句 雲松

巢集 瞿汝稷石經大學質疑 太僕文集四十卷 問卿

集十四卷 大學格物訓二卷 兵畧纂聞十二卷 梅檀

林一卷 管一德四書閱覽 詩經閱覽 經傳子史叅同

瀝陽集 徐枋大學衍義纂 司空奏議 南臺奏疏四

卷 餘慶錄一卷 鳳竹集 仕學集八卷 徐澤學博文

集 安邊策 連鑲兩京舊聞 讀書記 遊息漫稿 沈

昌時四書發 禮記定註 楞嚴疏解 金剛經疏解 瞿

汝說詩經世業 明臣畧一百卷 臣畧纂聞 錢汝孝評

史躋論 經傳史通 銘菴詩文集 沈冕止窩集 季鶴

松雲稿 錢時俊春秋胡傳翼三十卷 言福詩經解 陳

禹謨駢志二十卷 採入四庫全書 禹貢圖說 左氏兵畧三十卷

說儲八卷 廣滑稽志 經言枝指 補北堂書抄 談

經苑四十卷 漢詁纂二十卷 引經繹五卷 人物槩十

五卷 名物考二十卷 說塵八卷 學半齋集 類字判

草二卷 繆希雍神農本草經疏三十卷 採入四庫全書 先醒齋

廣筆記 採入四庫全書 本草單方 方藥宜忌考十二卷 葬經

翼一卷 畫苑圖解一卷 唐臯韻府增定 王舜元來董

樓稿 吳山唱和集 宗來復春秋諸傳會抄 王良臣六

朝餘韻 運甃 居易堂詩抄 徐希冉萃弈搜元四卷

蔣以忠藝圃球琳 清權山人集 毛詩筆記 稽古編四

卷 金陵紀勝 蔣以化西臺漫記六卷 使淮續采四卷

搶榆子覆瓿語 讀史節畧 花編六卷 姚文教八真

詩集 嚴植格言隨筆 嚴枋娛暉逸稿 嚴楸老莊著

天谷小吟 孫忠二十一史纂 諸子百家輯要 陸南英

吳山詩集 樽叟叢談 陸化涪松韻齋續集 陸化熙詩

通四卷 日營小輯四卷 錢希言松樞十九山集 賦湘

樓集 陳以誠閒情集 陳胄樞歷代將畧纂 陳仔四裔

考異 蛩吟續響集 徐昌祚增註大明律 燕山叢錄四

卷 周綺碧梧館論 邵鏊麟武集 蓮墟集六卷 趙綺

美洪武聖政記三十二卷 偽吳雜記三卷 容臺小草一

卷 和禪詩五卷 趙隆美敘州集二卷 陸問禮撫虔兵

畧 王夢鼐葩經闡微 歷代名臣摘懿 工虞會典三卷

燕行紀日一卷 旅吟 蕭應宮朝鮮征倭紀畧一卷

吳寅敬夫集 季允濟續松雲集 錢有威廣川集 桑榮

竹窗集 何鈞南九宮詞 桑大發十三經纂 濂洛諸書

纂 近康錄 理學有得 魏浣初詩經脈 仲雪文集十

二卷 魏冲小碎集 顧雲鴻顧朗仲集 顧大章保泰箴

羣書節要 朝野分合紀事 裕愍公遺稿 瑞芝記

顧大韶五帝世系辨一卷 炳燭齋集 裕愍公葬錄 宋

奎光靈海志 天目志 徑山志 貽白堂緒箋 薛志學

毛詩傳旨一貫 倪鉅滇南紀亂錄一卷 廣韻府羣玉

廣蒙求 經鋤堂結繩蟲藏書 徐復祚村老委談三十卷

毛澄讀易便解 許士柔禮記衷註 中秘錄 成均集

中州小詠 馮復京明史右畧 六家詩名物疏六十卷

遵制家禮四卷 邵濂水雲詩集 歸學周四書人物考

編 何允澄概情譜百卷 何允滋季穆文集 桓庾齋詩

集 何大成何君立詩集 郭際南唐人里族官封考 徐

于情綺集 翦綃集 夢雨菴集 徐濟忠綴閒詩集 瞿

式耜媿林漫錄二卷 行異錄 掖垣疏草 聖政鋤姦一

卷 雲濤集 松丸集 陳必謙柴居漫語 陳必誠增廣

楚詞 南華經悟解 孫朝肅軍興善後錄 孫道生說心

通 張大禮楞嚴翼註 翁應祥杭州集 雲朔集 苜蓿

齋集 歸田集 龔立本松窗快筆 烟艇漁筆 永懷筆

潤 浪泊甲乙集 張應遴海虞文苑二十四卷 錢世楊

春秋說 彭城世徵 古史談苑 趙士春保閒堂集二十

四卷 許孟卿艷雪集 錢謙貞未學菴稿 陸瑞徵綴籬

草 旅寄軒稿 頤志堂稿八卷 歸鶴堂稿八卷 法忍

菴稿四卷 蔣棻南陔集 許儻高卧齋集 王夢鼎周易

演旨 槐川堂稿十二卷 翁漢麀春秋詳節 曾道生禮

記類輯 顧麟生進履齋稿 蘄菴日鈔 夢思錄 許宸

章翦雨齋集 錢安修逸齋酒政二卷 潭溪集十卷 錦

樹堂慶節詩三卷 嚴煒滄浪集 蕤山草 嚴焯南虞小

草 顧充迴瀾古雋十二卷 吳大經叢桂軒集 俞汝為

荒政要覽 浦羲升赤霞集 鄒淑芳三生石草 釋妙聲

九臯錄三卷

國朝

盤山志二十一卷 大學士蔣溥奉 敕撰採入四庫 馮班鈍吟雜錄十卷 採入四庫

全書 毛晉毛詩陸疏廣要四卷 採入四庫全書 毛詩名物考 隱

湖小識 和古人詩一卷 和今人詩一卷 和友詩一卷

野外詩一卷 汲古閣題跋 海虞古今文苑 汲古閣

書目 香國二卷 明詞苑英華 明詞選 明詩紀事

僧宏秀集 隱秀集 國秀集 閨秀集 歸起先易通

易問十卷 詩通 四書大旨四卷 老莊畧二卷 叅同

契考證 悟真篇考證 王履昌讀書燈 金剛經章句

楊彝穀園文集 懷舊詩一卷 四書說約二十卷 塢邱

紀畧 四書大全節要 何夢齡春秋伯主源流 邵燈河

防要畧 翁長庸藜野集 陳式絳趺集 黃向堅尋親紀

程一卷 許瑤孝經約註 竹厂詩集 嚴熊雲鴻集三卷

白雲詩集二十七卷 蔣伊莘田奏疏一卷 莘田文集

十八卷 萬世玉衡錄四卷 臣鑒錄二十卷 許山棄瓢

集 陳煌圖隸釋篆韻六卷 從年隨筆六卷 印可四卷

詩集十卷 何述稷晴寰堂詩集 許玉森學語集 葉

樹蓮論史石鏡 史記私論 集金石文 樸學齋集 孫

賜蔗菴詩集 錢朝鼎山滿樓集 錢陸燦調運齋集 圓

沙詩集 圓硯居詩鈔 鐵牛語錄 錢龍惕玉溪生詩箋

三卷 大充集五卷 陸貽典虞山詩約 元要齋集 漸

於詩集 錢曾讀書敏求記 筆雲集 交蘆集 判春集

沈卓中峯集 東村集 殷瑄甌遊草一卷 奏蘭徵三

上集 潘榮法苑紺珠集 周堂清遠樓集 瞿有仲焚餘

集 紅曉樓集 陳玉齊情味集五卷 陳祺芳韜菴集

鷗波集 鼓吹新編 許嘉祐語語集 錢嘏鄉飲禮辨

家禮滙叅 三吳水利議 瞿昌文粵行紀程一册 倦知

小紀 翁叔元鐵菴文稿 菴園詩集 歸允肅筆詮 徐

淑易經系解二十四卷 種菜集十卷 薛熙明文在一百

卷 依歸集 陳協鶴山集 曠谷集 孫江牢山集 花

源集 問庚集 陸階曇園集 趙汝揆石年集二卷 邱

園名教表微錄 瞿師周惜雲詩草 陳文照劍浦詩集

陳濤長留集 陶元瀉廣東志十卷 明史傳稿 南崖集

四卷 馮武書法正傳 採入四庫全書 馮舒詩紀匡謬 採入四庫全書

馮行賢餘事集八卷 馮行貞勞勞集三卷 戴淙白雲樓

集十二卷 過雲集二卷 嚴虞惇讀詩質疑三十一卷附

錄十五卷 採入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詳節二十四卷 太僕集

汪繹秋影樓集九卷 孫德威自怡稿 薊門稿 竹西稿

黃儀紉蘭集二卷 一統志初稿 馮修東村集 仙源

集 錢良擇唐音審體 出塞紀畧 撫雲集九卷 王譽

昌含星堂集十二卷 文話山自選詩四卷 三山唱和詩一

卷 顧文淵海粟集六卷 張道浚鶴避樓詩 李維麟內

經摘粹補註 醫宗要畧 蔣廷錫尙書地理今釋一卷 採入

四庫全書 青桐軒詩集六卷 西山爽氣集 秋風集 片雲

集 破山集 牡丹百詠 邵陵邵青門詩 曾倬習是編

一百卷 郭學淮朱子啟鑰 汪九漪七音類稿 立誠書

集 雪申集 王材任尊道堂集 張遠隩志 無悶堂集四

十卷 吳驚讀易管見 許徹秋樹軒詩集 毛綏萬鶴避

茶烟集一卷 瑞梅詩 錢潢注素問一卷 溯源集十卷

姚敬懷逸集 陳中慶中州草 西秦紀遊 翁然洛中

集 瞿元綬寸心集 凌竹邵浮集 姚倬東郭集 王留香

集 瞿勳荷村集 瞿世壽春秋管見 客愁集 孫鎔續

松韻堂集 李德培名山草 奚囊集 王濤江臯集 歸

煥經疑 文測 沈遵約可菴稿 許易惕關詩集 翁元

登深柳堂集 龔誠白谷山人遺集 江聲匏葉齋集 仲

是保雪龕集八卷 中吳廣陵懷古詩 唐瑀邱隅集 破

甌集 竹西集 趙廷珂東溪草堂集 雲海集 何畋薇

蘅集一卷 陳汝楫賞詩閣文集 張璘童初集 王瀛娛

暉草一卷 許世忠偶一集六卷 言德堅繫園文集 徐

文芝仙詩集 王家震視槐堂集 馬行初停雲集 陶貞

一退菴文集 蔣漣唐賢瓊奏 唐宋賦選要 藝林類編

集 唐詩纂要 染翰集 歷朝今體詩錄 文苑英華賦

鈔 文苑英華雋類 使豫章 省菴奏疏 省菴詩文集

孫瀧讀史談助 藝圃春華 孫雲含碧鮮齋集四卷

汪應銓容安居詩集四卷 陶正靖晚間存稿 太常文集

十卷 沈淑周官翼疏六十卷 經玩二十卷 陳祖范經

咫 採入四庫全書 掌錄二卷 詩文集十卷 席吳鏊竹香詩鈔

侯銓梅圃詩鈔 汪沈琇茶圃詩集 趙永孝鑑古堂詩

文集十卷 龍城講義 邁征錄 關尹子疏 內訟編

陽明大旨 理學宗傳挈領 先正格言集腋 孫淇竹鄉

集 王峻艮齋詩集十卷文集四卷 蘇州府志八十卷

顧鎮虞東學詩十二卷 採入四庫全書 三禮劄記 虞東文集十

二卷 虞東詩集三卷 嚴有禧東萊雜稿 漱華隨筆

延緣存稿 戒得錄 王應奎海虞詩苑 柳南文鈔六卷

詩鈔六卷 柳南隨筆 續筆 湯愈經義辨疑 勉耘詩

文集 孫夢達周易讀翼揆方 許朝紅橋文集八卷詩集

十二卷 紅橋雜綴 張大受毛詩翼註 蔚園文鈔四卷

蔚園詩鈔三卷 邵齊燾玉芝堂文集六卷 詩集三卷

陶敦和讀左隨筆 屈曾發萬言肄雅 魚冲霄北郭草

堂集 趙貴樸蔚子詩稿 塵雪樓草 壓線集 大隱集

周熙詩經纂注 單德棻春秋辨旨 律呂探微 易圖

說 荀子評 巖厂居詩二卷 蘇汝礪操縵集 月當樓

文鈔

歷朝本邑譜牒

言氏家譜 續纂稱
家乘

錢氏族譜

馮氏族譜

沈氏族譜

何氏家乘

瞿氏家乘

均墩顧氏族譜

趙氏族譜

龔氏族譜

河西陳氏族譜

金氏族譜

山塘王氏族譜

孫氏族譜

錢氏譜圖

青果巷蔣氏家譜

子游巷陳氏世譜

翁氏世譜

南張世譜

宗氏家譜

巖氏家譜

虞山著姓通譜

士族考 孫洪著

歷朝本邑志書

琴川志 范成大著

琴川圖志 盧鎮著

琴川志 葉凱著

琴川志二十六卷 潛說友著

重修琴川志十四卷拾遺一卷 盧鎮

琴川新志 張洪著

常熟縣志 郭南著

常熟縣志四卷 桑瑜著

常熟縣志 桑悅著

常熟志十三卷 鄧韞著

常熟文獻志十八卷 管一德著

常熟縣志十五卷 龔立本著

常熟縣志二十卷 姚宗儀著

常熟縣志二十六卷 錢陸燦著

常熟縣志八卷 曾倬著

昭文縣志十卷 陳祖池著

常熟縣志稿 陶貞一著

常熟縣志稿 陶正靖著

人物傳稿 陶敦和著 已上三種俱未刊

海虞別乘 陳三恪著

常熟先賢事畧十卷 馮復京著

邑文備考六編 王夢鼎著

邑獻備考四編 王夢鼎著

先哲考 王夢鼎著

虞鄉雜記 毛晉著

虞邑先民傳 陶貞一著

常熟縣儒學志十卷 繆肇祖著

虞山書院志十五卷 耿橘著

破山寺志四卷 程嘉燧著 許進益魏啟萬纂

清涼寺志 先嚴炳著 續孫淇纂

穿山志 陸鉞著

鳳凰山志 錢陸燦著

支溪小志三卷 顧鎮著 周昂增訂

唐墅志 倪賜著

梁 邑稱文獻邦先輩著作汗牛充棟不可勝載應載切於地
 方者然如前代嚴文靖請蠲恤疏趙文毅論江南糧役疏
 國初蔣公伊白糧改折疏救荒五疏巡撫湯公墓公賦額
 浮糧疏名臣不朽之作炳若丹青為全省通局起見並不
 專指常熟一邑或省志郡志宜書之非下邑所得私也至
 如孝子節婦其事已畧具本傳雖有名人之論贊無庸復
 出循良遺愛亦具宦蹟碑記頌揚雖多奚以為凡諸此類
 大東鄧志皆不載可謂有識今從其例
 梁 邑稱文獻邦先輩著作汗牛充棟不可勝載應載切於地
 方者然如前代嚴文靖請蠲恤疏趙文毅論江南糧役疏
 國初蔣公伊白糧改折疏救荒五疏巡撫湯公墓公賦額
 浮糧疏名臣不朽之作炳若丹青為全省通局起見並不
 專指常熟一邑或省志郡志宜書之非下邑所得私也至
 如孝子節婦其事已畧具本傳雖有名人之論贊無庸復
 出循良遺愛亦具宦蹟碑記頌揚雖多奚以為凡諸此類
 大東鄧志皆不載可謂有識今從其例

集文

常召合志 卷之十一 集文
 梁 邑稱文獻邦先輩著作汗牛充棟不可勝載應載切於地
 方者然如前代嚴文靖請蠲恤疏趙文毅論江南糧役疏
 國初蔣公伊白糧改折疏救荒五疏巡撫湯公墓公賦額
 浮糧疏名臣不朽之作炳若丹青為全省通局起見並不
 專指常熟一邑或省志郡志宜書之非下邑所得私也至
 如孝子節婦其事已畧具本傳雖有名人之論贊無庸復
 出循良遺愛亦具宦蹟碑記頌揚雖多奚以為凡諸此類
 大東鄧志皆不載可謂有識今從其例

簡文帝招真館碑

夫東瀛滌水三變成田西嶽靈桃千年未子尙以星起牽牛部
首迢遞律生甲子氣數杳冥况復上遊玉清損之又損高排金
闕元之又元豈言象之能詮非時節之所辨海虞縣者則虞農
都尉太康置其宰境有虞山越絕書云巫咸之所出也高巖鬱
起帶青雲而作峰瀑水懸流雜天河而俱會吳門採藥之地楚
望槐椒之歌湯反流沙之魂錦飾汾陰之鼎無以踰焉其峯則
有石城石門虛峴自然不度句吳之馬神功挺起豈似岡陵之
畫魏石冰城夜陣權息長安慈石浴鐵暫流較跡比期優劣斯
遠道士沛郡張君諱道裕字弘真卽漢朝天師陵十二代孫天

監二年來至此岫棲遁十有餘載夜忽夢見聖祖云峯下之地
面勢閑寂宜立館宇可以卜居裕師潘洪隱始窺四明山無何
有人耳長髮短云從虞山招真治來言訖忽然不見潘馳信報
君君因辭山舊居而以夢中所指峯下之地卽以爲治故曰招
真高臺迥立有類玉臺之山長廊宛轉還如步廊之岫柱削芳
桂豈俟開陽木飛材選海檀無勞豫章神拔黃庭司命之府有
類瓊瓏朱陵赤石之觀同符弘敞遠望仲雍則高墳蕭瑟旁臨
齊女則哀壠蒼茫鱗尋千仞之木氣叶星晷華飛五香之草形
圖宮室帷葉綬花卷舒蹊逕陽桃侯棗榮落崑崖樹息金烏簷
依銀鳥鳳將九子應吹能歌鶴生七歲逐節成舞旭日晨臨同

迎若華之色夕陽斜影俱承拂錦之暉玉礎微潤應山雲於高
牖天籟徐響引和風於空谷方當專氣致柔入無爲之境周行
不殆窮混成之致茅子算歸輟轡無已魏姬宴罷留駕不還何
止持節變淮南之金傳符時北鍾之稻明月蛟龍之騎驅之使
鬪四銖七子之鏡引以成刀散季齊之羽起雄鳴之霧而已哉
乃爲銘曰 玉龜二始金書八會道浹地心功浮天外故常可
小惟真能大德起同塵善生塞兌物寶自然人符交泰掩映綠
蘿穹崇紫葢仙治之美此焉爲最雄柱十步陽臺百丈水均下
屬山逾高掌野寂雲興琴繁山響斗虹夕西豐雷朝上元陽作
石竹龍成杖書藏玉匣藥蘊銀銅燒鉛雜鯉折桂和葱羽衣可
服雲駢易通斧柯雖朽碑石無窮

按明張溥跋招真館碑後云此篇載姑蘇志題曰招真治
記治者本道書言太上下二十四治付張道陵法於後嗣
後盡立治於元都故稱治也按陳馬樞道學傳張裕起招
真館梁簡文爲製碑故今亦沿之曰招真館碑 藝文類
聚載其銘中數語稱梁簡文招真館銘其爲簡文筆無疑
小舉姑蘇志訛爲昭明今正之

蕭統請停信義郡丁役疏
伏聞當遣王弈等上東三郡人丁漕溝渠導洩震澤使吳興一
境無復水災誠矜恤之至仁經畧之遠旨暫勞永逸必獲後利

未萌難覩竊有愚懷所聞吳興累年失收人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唯信義去秋有稔復非常役之民即日東境穀價猶貴劫盜屢起所在有司皆不聞奏今征戍未歸強丁殊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門動爲人蠹又出了之處遠近不一比得齊集已妨蠶農去年稱爲豐歲公私未能足食如復今茲失業慮恐爲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人間虛實若善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罹其弊不審可得權停此工待優實以行聖心垂矜黎庶神量久已有在臣意見庸淺不識時宜苟有愚心願得上啟

唐

劉允文蘇州新開常熟塘碑銘并序

吳之藪曰具區郡之大惟蘇州商爲貨居農實邦本錫貢多品厥田上中土宜在民地利乎水常熟塘按圖經云南北之路自城而遙百有餘里旁引湖水下通江湖支連派分近委遐輸左右惟強家大族疇接壤制動涉千頃年登萬箱豈伊沿沂之功實由灌漑之利故名常熟歲無管焉洎貞元以來時屬大旱繇是填淤薦爲塗泥而淪胥怨咨植物痛矣郡守隴西李素居中字人原始覩弊則曰在穿導之遂聞於本道廉使吏部尙書韓公秉文惟謹施德惠人發令爲適觀風悅隨人無間言攝令吳縣主簿李仲方稟其成規請事疏鑿於是叅井邑之役則經費

其力而長洲當三之一焉縣宰李暎復善供命乃計功量日侯
隙庀徒爲利涉之宜蔽反壤之害詢蓄洩之勢增遠近之防人
不告勞事爲永逸先期而望表繩直不日而終朝子來塘開地
中工畢泉土山澤作氣江湖發源積爲長流實自新浙舟楫鱗
集農商景從春秋有施水旱斯備嗟乎塘之堙鬱也久矣何壅
之無慮而啟之有時非體仁宏多應用高朗曷以越前所未暇
逮今而行其志哉則史之決渠書之滌源以流其惡潤彼稻田
况山川襟帶之廣林鹽沃饒之資規同九州殷列七縣其提封
底績固良二千石之能惟李公敏於直方精在損益爲信安未
半歲而吳郡餘一年焉政猶風行惠與時至文學備全清慎寡

欲通貨豐財五行因之順下致理之實不其偉與去歲朱方構
患而郡邑連陷公毆白徒以捍狂寇挺拔凶黨修復城池皇帝
聞而嘉之俾金章與紫綬給誥垂美必將大闡王度紹休朝廷
豈惟與民分憂是塘之爲政也彼人士以允文在公之宇備詳
其事請刻於石庶詞之可復銘曰 瞻彼塘矣昔之所闢物利
乘舟土膏其澤歲有堙塞時罔疏滌誰爲澄流變爲廣瀉降是
良牧猗與隴西揆日爰鑿經句洞開湖水南迤江源北來旁分
溝洫潛畜風雷政可施利役無勞止力均二邑功逾百里舟楫
攸往田疇所視義實通方智侔經始濬自高豈岸云隨山人權
在路魚樂於泉伊此化遠矧夫事宣立石川上惟無窮焉元和

四年二月十八日將仕郎前左威衛錄事叅軍劉允文撰
皮日休破山龍堂記

禮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祀之宜矣常
熟澤國也風雨怪物日作於民祀之則民被其利汝南周君爲
令之初夏且旱雩於破山之潭上雨果應於是命工肖其像爲
宮以蔭之著之於典以潔其祀連歲以穰春秋書雩勤民之祀
也日休嘉其勤民故書

唐人破山興福寺再修功德記

此寺始自齊始興五年因邑人郴州牧倪德光捨居第置之是
爲大慈寺至梁大同五年改爲興福寺自爲邑爲寺歷陳隋四

代迄於我唐甲辰歲歲餘三百年會昌末釋教中圯僧難聿興
武宗斥去浮屠法寺毀大中踐祚再恢釋教俾飾伽藍先是大
檀越主吳興錢公某吳郡顧罕汝南周垣與彼親友兼募信士
助脩塑像添建殿堂赫赫垂芳傳之不朽以雋僑居是邑廢之
興之耳目相接俾書其事有愧斐然中和四年六月五日記

宋

朱子丹陽公祠堂記

平江府常熟縣學丹陽公祠者孔門高第弟子言偃子游之祠
也按太史公記孔門諸子多東州之士獨公爲吳人而此縣有
巷名子游橋名文學相傳至今圖經又言公之故宅在縣西北

而舊井存焉則雖不復可見而公爲此縣之人蓋不誣矣然自孔子之沒以至於今千有六百餘年郡縣之學通祀先聖公雖以列得從賸食而其鄉邑乃未有能表其事而出之者慶元三年七月知縣事通直郎會稽孫應時乃始卽其學官講堂之東偏作爲此堂以奉祀事是歲中冬長至之日躬率邑之學士大夫及其子弟奠爵釋菜以妥其靈而以書來曰願有記也熹惟三代之前帝王之興率在中土以故德行道藝之教其行於近者著而人之觀感服習以入焉者深若夫勾吳之墟則當虞夏五服是爲要荒之外爰自泰伯採藥荆蠻始得其民而端委以臨之然亦僅沒其身而虞仲之後相傳累世乃能有以自通於

上國其俗益亦樸鄙而不文矣公生其間乃能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話言類皆簡易疏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誦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爲文學者固皆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旣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有不足爲者至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

然也耶矧今全吳通爲畿輔文物之盛絕異曩時孫君於此又能舉千載之闕遺稽古崇德以勵其學者則武城弦歌之意於是乎在故熹喜聞其事而樂爲之書至於孔門設科之法與公之言所謂本所謂道及其所以取人者願諸生相與勉焉以進其實使此邑之人百世之下復有如公者出而又有以一洒夫媮懦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之譏焉是則孫君之志而亦熹之願也公之進爵自唐開元始封吳侯我朝政和禮書已號丹陽公而紹興御贊猶有唐封至淳熙間所頒位次又改稱吳公云五年六月甲申新安朱熹記

魏了翁常熟縣重建學官記

常熟縣學之始圖乘放失僅有屋梁書至和紀年餘無所考慶元三年縣令孫應時以言游里人也始祠於學新安朱子旣爲證其事寶慶元年祠遷於學之左而孔堂闕壤弗不加治今令會稽王爚始至大懼無以崇化善俗約縮浮蠹踰年更而正之屬邑士胡洽胡淳庀其役以孔廟居左廟之南爲大門北爲言游之祠又東北爲本朝周子張子二程子朱文公張宣公之祠以明倫居右東西爲齋廬四以館士爲塾二東以儲書凡祭器祭服藏焉西以居言氏之裔通爲屋一百有二十楹而爲垣以宮之且增田四百畝有奇歲助公養之費凡言氏之裔官爲衣食而延師以教之別爲田五百畝以給其費白於郡於部使者

爲廩以貯之經始於端平二年之冬竣事於明年之秋迺八月
丁亥釋奠於新宮屬郡人葉輔之敘其役以求記於了翁竊惟
朱子嘗記子游之祠矣如魯論所載二三事皆發揮無餘藐茲
孤陋安敢復措一辭然嘗讀禮書而竊有見焉因記廟學之成
併附其說夫檀弓不知何人所作而一篇之書獨於子游極其
稱譽雖於孔門諸子率多譏評又以言曾並列其是言而非曾
者非一幾若偏於抑揚然卽其書以考之大抵當典禮訛闕無
所考訂之時人之有疑而弗決者以質諸子游故前後典禮所
關者十有四皆以游一言爲可否亦足以見其爲時人之耳目
雖汰哉叔氏一語若譏之而實尊之然則游以習禮列於文學

茲其爲文爲學蓋三代典章之遺賴游以有存者嗚呼信其爲
豪傑之士矣昔柳宗元謂論語所載弟子必以字惟曾子有子
不字遂謂是書出於曾門蓋字與子皆得兼稱如門人之於孔
子進而稱之不敢氏退而稱仲尼不言子其次亦有旣子且字
如閔子之等不一二人或子或字者又數人然淵弓至游夏最
號高弟字而不能子也有子曾子子而不得字也就二者而論
則以字爲尊蓋子雖有師道之稱係於氏者不過男子之美稱
耳故孝經字仲尼而子曾子禮運字仲尼而名言偃至於子思
字其祖孟子字其師之祖相傳至今人之字仲尼者無敢以爲
疑仲尼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字而不名者僅十有二人而

游夏諸子之門人亦各字其師相承至於漢初猶未敢輕以字許之卽是而觀則子游以勾吳孤遠之士遂得字而不子以列於高弟之目此又豈易易然者今吳門密邇行都而常熟爲壯縣有如游之北學洙泗遂以習禮輩行顏閔寥寥千載間豈終無其人耶或者狃於習俗未有以自振我朱子旣嘗表其事以風勵之予又何言獨夫山川風氣古今猶夫人也誦先聖之書服先賢之訓嗚呼其必有聞風興起以無負建學尊賢之意者士其勉之端平三年十月戊戌

袁甫教育言氏諸孫記

言偃字子游舊宅在縣治之西唐開元追爵吳侯本朝升爲公慶元間令孫應時卽學宮建祠於明倫堂東偏後令遷其祠祀事弗飭有識嗟惋今邑大夫王君燭移書諭余曰聖道藁蕪心甚愧之今且一新矣東廟西學前殿後祠奠薦攸序旣順且嚴當訪公裔孫則降在編民罕修儒業由是卽新學西齋扁曰象賢聚言族子弟其中縣給瞻養之資買書延師朝夕訓導擇齒長者主公祠宇又慮歲月寢遠美意難繼則爲之節冗費得緡錢六千三百買田以畝計者四百有五十歲收米以斛計者三百有八十庶貽永久願有記焉余歎息曰是舉也可謂知禮矣禮天之經地之義人道之所由立而國家所以恃爲元氣也昔者夫子與於蜡賓實有感於魯喟然發歎子游遂問禮而夫子

歷言上古中古與後世之變而斷以禮之廢興子游比三問而夫子三答皆所以極言禮也異時燕居從容子游子張子貢侍從言至於禮而子游又發領惡全好之問夫子然之考諸檀弓所載以曾子之任道尙推子游爲習禮其裼襲一節則曾子慊然自知其過與他所論禮皆精入毫髮得聖人之傳至於論子夏之門人則謂僅可當灑掃應對進退之末而本之則無然則知本斯可謂知禮此正夫子所以大林放之問而未可以子夏之論小之也且子游吳人也泰伯端委以治周禮其源流有自來矣而况講習於洙泗之間巍然在四科之列武城弦歌之風回視斷髮文身裸以爲飾者其氣象果何如故子游之言曰直

情徑行者□□之道也禮道則不然品節斯斯之謂禮嗚呼一日無禮則淪入於□□甚可懼也故始之創祠知禮也後之遷祠廢禮也今王君大修學宮祠先賢而教養其後裔於是乎能復禮而言氏子孫藏修其間者又能夙夜復習則禮之興也其庶矣乎傳曰禮不明則上下昏何以長世然則斯舉也於國祚亦有關焉是不可以無述迺爲之書宋嘉熙改元四月癸未朝散大夫試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袁甫記

杜範常熟縣端平經界記

浙右多大縣常熟田賦殆與他小郡等紹興經界殆今未百年田額僅存籍之在官者漫不可攷胥吏飮口腹養妻子其間朝

竄莫易蠹弊百出田而不賦者有之賦而無田者有之重以濱江水囓與夫抵罪而沒於官司者日侵月廣故昔之田以畝計者二百三十一萬爲苗七萬二百石爲稅若折買錢九萬四千緡今督於官者僅三之二而又多取之白納取之斛面取之點合利擅豪貴細戶禁抑莫訴下困上迫令率以不善去來者睨不敢前端平初元秋八月王君燾實領是邑問民疾苦皆愀眉蹙額以賦役不均告會府檄修復經界王君深念之曰籍壤滋久新之實宜矧上有命何敢不力顧余始至民志未孚懼弗從也弗從而強之則舛矣乃搜剔宿蠹蠲弛苛歛孜孜凭案日與父老相唯阿於庭居數月信浹意親民相與語令字我非厲我者王君聞之喜曰可以就茲役矣於是考舊額選眾役按紹興成法參以朱文公漳州所著條目隨土俗損益之變式以狗禮鄉都之受役者詳爲開說俾之通曉無疑然後出令爲期眾皆歡然率田若地標氏名畝步於塍間驗其實者因而書之否則量而會之準紹興成數一無求贏者闕地爲田以田爲地者書實業昔之逋賦匿契與詭挾之弊釋勿問而申禁其不悛者常平田安邊田學田圭田與沒官之田別爲籍文書之費悉從官給士民之赴期會以僕隸者聽鄉井間吏一跡不到也由是官民一家小大競歡如順子弟之與父兄不待督而從縣五十都都十保其履畝而書也保次其號爲覈田簿號模其形爲魚鱗

圖而又粹官民產業於保爲類姓簿類都保鄉於縣爲物力簿
經始於端平二年之夏訖事於是年之冬圖籍既定則又均其
折色之偏重者蠲其征繇之加斂者裁定其田與賦高下之不
稱者通一縣之田計二百四十萬畝有奇除二十萬爲官田賦
入隸諸司餘民田得苗六萬六千二百石有奇稅折錢九萬三
千三百緡有奇載諸戶版坦然明白民以實產受常賦爲砧基
簿印於縣而藏之家有出入則執詣有司書之強無幸免弱無
重困雖惇嫠幼孤皆知其自有之業與當輸之賦污吏猾胥不
得加尺寸升合以擾之其視前之紛錯靡亂若改邑而粲殊之
也於是常熟始以佳地稱於浙石他大郡莫儷焉向之睨不敢
前者將競趨之惟恐後矣王君以書來求誌曰爨不隳冒領巖
邑而又舉此重繁之務幸邑人不我貳相與協力以躋於成授
代有期昔邑人之賜也扶植之俾勿壞爲邑人他日賜於無窮
者又賴後之人猶之水也澄而清之雖難撓而濁之易耳吾懼
其弗永於清將復爲民病也願子與我誌之以告來者余曩嘗
督斯役於烏傷矣畝量步會閱三歲而後成旁視他邑猶有窘
步其後者今君成百年之曠於數月之間上下恬然相安若未
嘗有所興作者余固不足以語其能也鄭子產非能者耶其始
執政也民怨其伍我田疇謗讟並興遲以三年而復頌歌之君
乃致速若是方且切切焉引慮却顧爲經久之圖以利斯邑然

則君其可謂能而仁矣余何敢不為邑人志之繼自今令之來斯邑也按斯籍也披斯圖也毋玩其成而易之也毋恥於隨而焚之也毋付之吏手而蠹毀決壞之也則官無虧賦民無橫輸止佚下熙俾常熟永為浙右佳地而焜耀言游舊里於千載之下顧不休哉君少登儒科有志當世施於邑政寬猛有則不震不悚載籍頓清迺創義役以息訟修廟學以明教一邑之內百廢具興耳目煥新蓋疾病既去精神必復衣冠儼然可整也然吾聞賦役之不均者十邑而九令有意於民求君之所以易於成者倣行之則是役不患其難百姓庶乎有瘳矣然則予之志也豈徒為常熟邑人而已哉嘉熙二年秋八月朝奉郎右文殿

修撰新知寧國府杜範記

曾慎常熟縣宰題名記

常熟為縣其來久矣舊為昆陵郡南沙至梁改為常熟自梁歷

唐迄於偽吳幾數百年前尹是邑者姓名莫或紀錄故不得而

考宋太平興國中錢氏以圖籍歸於京師始於縣令蔣文懌至

元豐初知縣宣德郎劉拯求得其姓名凡四十二人列之板榜

置於廳壁自此來尹者至則書之觀其間相繼登金門上玉堂

羽儀臺閣正位樞極蓋翩翩焉未見其止余因承乏慮板榜不

足以久於是命工鐫之於石立於廳之左闕者補之庶為不朽之傳宜觀名列以勸方來俾尹是邑者知夫儒之效愷悌及民

延福百里庶幾乎刊石而無愧也紹興二十一年九月
邑令陳映續題名記

上方駐蹕臨安於是吳門視周畿內漢三輔唐同華我舊京之
陳鄭也衣冠之所鱗集甲兵之所雲萃一都之會五方之聚上
腴沃壤占籍者眾雖前代與全盛時猶不可同年語府邑之事
宜其倍稱况府庫之出納獄市之浩穰蓋不待較而知者環府
之邑五而常熟居其望焉時主客以戶計者八千九百七十有
二今五萬一千三十八夏賦金錢為緡二千八百其弊帛疋合
萬二千六百而奇弗詳秋租穀粟七萬六千餘斛今乃折帛為
緡者十萬二千三百而斛財損其舊二千邑之事其倍稱何如

哉今其邑從事於民者如是而邑復瀕海道直故疆沂密登萊
全齊在望刺利規恢舟師所宿則實居今日之要害風檣連林
夜嚴震海資糧鉅萬以日饋給營繕百頃以時調度苟有不至
責且乏興若民兵之事又如是重以府所倚集版籍輸委風雨
寒暑不踰比為令者材若不濟負罪投劾而去者頂背相望也
則壁記之不列何以自警朝夕庸少惰乎映不佞爰來亦既年
所事定得開始閱次中興以來為令者至映之名氏授受月而
日之鑿石壁端以告來者噫令秩比京寺月奉逾二萬廩逾四
斛歲入圭田直過六百石其顧一己之利害去就而不思其責
之塞將不特能禍其身干室之邑亦必有受其弊者而映其敢

常昭合志卷之十一
墮哉今邑之人或知映不敢墮也率以淳厚簡孚交相爲治倘如是惕目庶乎列名下方其無辱若夫邑之望則有巫咸所止之山泰伯所葬之墟言偃所居之里龔景材所表之閭其風俗之美猶可概見而邑之升置凡附於府者有職方氏在故不記記其今昔之同異云淳熙元年淳熙元年縣丞張漑縣丞題名記

琴川吳郡之劇邑也民賦之庶戶口之繁非他邑比以累政大
夫數更易而貳令者類不得少休漑再轉而丞茲邑又適多事
之秋攝事幾年所謂松竹佳趣乃變爲鞭笞之地庭槐無存廳
宇壤漏俱未暇過而問焉茲幸令尹葉君來此年餘百廢具舉

政平事簡僚佐得以少安遂可留心悉與葺理皆成綸緒獨不
見有題名記心竊疑焉因灑掃書齋得二斷板於塵埃間拂拭
視之乃其記也歲久字泯漫不可覽殊失所以重前賢之意易
以琬炎而刊前後賢者之芳字予亦得以託不朽顧不幸與嘉
定改元歲在戊辰首夏望日嘉定改元歲在戊辰首夏望日
主簿趙汝邨主簿題名記以明縣風俗
邑令丞而次有簿古職員令也掌凡邑之簿籍勾稽之事糾正
縣內之治外此無責職若其簡然豈知戶籍有升降產稅有去
留悉關筆削一或不謹則墮史奸民且受病矧琴川繁劇甲於
中吳去臺府纔三舍遠財賦分督牒訴委洪檄命馳驅靡日不

殷職亦未爲簡也汝邴冒承茲乏汲汲球過自惟無足以傳後
惡有所謂光於前者試求前人之名氏稽其行事以質其窮通
而壁記闕然漫不可尋究訪之故老僅得今尙書蕭公而下十
有三人焉前乎此者莫知也將立石以紀之或乃謂人材短長
故事臧否民言士論足可以印惡用是爲哉余應之曰公議誠
足信然閱歲滋久名且不著實將安存故知今之所訪已若此
余恐後之訪今蓋不如今之訪昔也奚以詔方來僉曰然迺鑿
諸石嘉定戊寅十一月初三日
邑令徐次鐸縣尉題名記
縣有尉居丞簿下然號劇曹而縣令埒歷代選用常艱其人

者作聰明苛察操切以擾吾民弱者不勝任縱奸長惡以害吾
民其當官以威惠稱職聞者異時以之宰邑刺史司察一道皆
可判然迎刃而解常熟爲浙右壯縣地鉅事叢吏猾民奸並江
濱海而東界爲盜藪古有二尉分治長老傳聞廢置歲月無攷
爰自合并以來舊矣雖仕於此者才名文士往往間見然未聞
有卓然超越爲當世聞人者用是奔走巡徼日不暇給率弗遑
問其遠者大者此壁記所以不立而前事師之後事之鑑來者
泯無觀焉今尉黃公應西建安奇士也繇始莅職泊茲垂滿寬
而栗威而不猛加惠黔庶芟鋤豪強黠吏束手受制所隸弓兵
不寒而慄部內賊發輒搜捕得其主名遠鄉鄰境藉其威聲巨

常山合志 卷之十一
奸大盜漸以屏息今茲盜賞踰格將換京秩行且飛黃騰蹋脫
迹泥蟠而強弩之末猶賈餘勇植志冀邈去如始至大懼題名
未創無以傳後自我作古勒茲堅珉余見其材諳之華政事之
美嘉其替之迫而請之堅也於是乎書嘉定元年

邑令陶任古社壇壁記

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民爲貴社稷次之臨民所重莫先於社稷
也常熟之爲邑亦古子男之國於邑之西所寄以奉社稷之祀
皆頽垣敗屋壇壝墮圯任古至官之初會春祀莫遑展俎豆之
事以薦此誠念何以報神休而答陰貺越歲方鳩工而治之其
所費不謀於公帑不假之民力亦取其有罪眚而不麗於法者

命贖之壯者獻其力富者助其資卒無異詞始於今年之孟秋
報成於冬初其壇壝垣屋爲之一新雖無華麗亦使邑人知社
稷之重察一官之所存焉紹興甲戌冬十月

縣尉黃應西脩社稷壇記

開禧三年春常熟縣令闕雪川葉侯凱奉命來宰是邑始至
有事於社稷侯往與祭顧壇壝之隳圯屋宇之荒蕪慨然語諸
僚曰昔言爲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二者俱不可無也今祈報
之祀廢而弗舉神將焉依民不受福坐視其廢而弗葺可乎前
人不相與相是役者何僚曰侯未之知爾常熟爲吳會劇邑前
乎縮縣章未幾而去者踵相接也或以財賦不辦去或以獄訟

不理去或智及之力不能勝之又以廢事去惴惴道責猶不能免奚暇他及侯以爲不然天下事未嘗無興廢人實爲之夫有邑則有民有民則有社豈有宰堂堂之邑先畏其難不爲之計乎於是莅事以勤行己以潔聽訟以公待人以恕利民者興害民者除始若悶悶不快人意侯守之不惑居數月果以政報上下晏安百廢具興社稷之事似可以次第舉而侯猶以爲未也先是縣有學歲久繕治不時傾闕欲壓乃命諸執事者諭以民爲貴社稷次之之意予欲先脩學以訓民諸君盍相率以董成焉蠲吉鳩工不戒而具踰月而殿廡增麗丹陽公之舊室湫溢無容膝地又從而廣其居學校爲之一新又明年始議所以修

社稷嗟夫社稷之剏立其來遠矣記載不存歲月無尋究所修於紹興二十四年之冬十月至淳熙八年又脩之以迄於今者三十載而侯又修之凡物之有興替固不偶然獨侯所謂人實爲之信不誣矣侯以儒術飾吏事尤通於世務是役也斷斷規模直惟素定不陋不奢悠久是圖不亟不遲恬安是務舊址築土爲壇旁上皆輒也雪霜風雨之餘易以動拔於是更以石寸竹之椽若將壓焉悉命以木易之垣分中外低者高之墁者飾之靡罅弗補靡隙弗周煥乎偉哉觀者駭目經始於嘉定二年秋八月告成於冬十月旣落屬應西爲記於是乎書

王遂社稷壇記

端平更化之歲山陰王君燾來宰常熟始至召邑之故老而問政焉曰久矣此邦之不獲乎上下也故老則曰前宰孫應時後皆有以自取也君愀然作色曰是吾邑化未始更也乃新學宮飾教令謂子游邑人也別爲宇爲像祀之收言氏諸孫於農圃而教焉招四方之士若邑之秀子弟而學焉士風以變民聽以聳而以爲猶未也昔太伯之有國於此也禮遜之俗推重天下今渡江百年授田無法制賦無藝民無常產則無常心宜也乃通邑而經界之以倡五邑而猶而爲未也有田必有役而役莫便於義合公私高下爲之十餘年不止仁聲義氣充塞一同大綱小紀具在方冊比及二年教化興而賦役簡士歌於學民舞

於塗今日之事有大於是者乎設壇以祀社稷而風雷雨附焉皆本於朱文公鄂州社稷記倅來以圖請於郡太守曰予至之三日檢視壇壝之不如法者命有司修飾畢具又去淫巫之幻以惑眾者期年之間人用安業歲以大熟餘非不樂此而不爲也祀典之不恭而老佛是徇民義之不務而巫覡是虔余甚不便於此乃掃地而更新之以莫春戊具季夏乃畢將以八月中辛集吏行事俾民與觀焉子其誌之遂雖以不文爲解然心許之會聖上不以爲不治易郡甬東還家未幾則令已被命升帑轄而進諸朝徵予文益力余惟文公所記一本政和新儀而類禮有書始自通典終於嘉定新禮往往詳於裸獻陟降而畧於

壇壝面嚮有所謂社東稷西風雨少邽皆北嚮者有所謂同壇而其牲者於圖疑未合而未有以證也抑聞之禮曰郊社所以事上帝也又曰社者所以神地之道也意者吾先聖王郊所以祀天人君用之社以祭地諸侯用之惟天子爲能祀郊故得望祭百神若諸侯則止於社稷故勾龍稷以功配風雷雨師以其陰陽晦明及百物者因類而致之上不敢擬於太社王社之制下不與羣姓立社齒其樽罍有數牲幣有式至於車服之微因其尊卑大小咸有科級報本反始禮之至也而別嫌明微於禮之中又有禮焉誠能積精致感於盼蠻之間則於天乎不僭何憂乎釋老盡心竭力於襁褓之務則於神乎無諂何憂乎巫覡

自是以往風俗成而氣習厚有以他道惑民者鮮矣子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令之爲此庶乎其善治國矣故特書之以示更化善治之本恤民祀神之務而於祀典禮經因有攷云

劉宰義役記

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斯言也爲分田制祿言之也後世經界不正利害所關抑有出於井地不均穀祿不平之外者非役法云乎哉古者地有上中下之分而可任也者以是爲差又家毋過一人歲不過三日是故力役公而民不憚司徒之職廢大東之詩作役之病民也久矣蓋自經界紊而兼井興於是乎產

有貧富力有強弱長民者惟知役民之力以奉乎已不知計民之產以均其役富者強者往往幸免而貧且弱者莫或違恩仁政吾不得而見之矣若義役之利力公於眾而不弊於偏事定於豫而不失之驟行之以不忍人之心其庶乎然非接乎經界之後則貧富之不失其平而強弱之莫究其實雖欲行之不可得已平江爲東南會府常熟爲平江壯邑物眾地大吏黠賦殷政以是麗山陰王君始至會郡太守右文殿修撰張公嗣古取嘉定經界成例頒諸邑君以未施信於民難之越明年乃始奉命釐其舊而新是圖既巨室無詭寄之欺小民無抑納之患貧富強弱瞭然在目乃遠稽乾道之詔近述寶慶之旨都爲義役

奉達尊以倡其始諭比屋而和其衷傭問民之無職事者以服其役役之大者曰保正以式法受政令而賦於下役之小者曰苗長稅長視歲時之宜督租稅以奉其上保正則歲一人及除而代苗稅長則歲各三人或一人其都之甚大者什之率義田以供役之費建義莊以儲田之入田有砧基莊有規約選屬都之賢者能者曰措置以提其綱曰機察以糾其弊稽比費之入於邑者幾何而使吏不得縱給比田之係於板帳者幾何而使官不得逞貴戚之家毋以聲勢免佛老之役毋以香火辭產業所隸毋得以室廬而占諉經始於端平丙申之四月竣事於嘉熙丁酉之仲夏合縣之都凡五十田以畝計凡四萬九千五百

九十有奇地以畝計凡九百二十有奇歲入米麥以石計凡二萬四千九百九十有奇又贏田八百餘畝歲入米六百餘石積之慧日寺屬之寓公以補歉歲之不足而猶以爲未也斟酌歇役之久近權衡物力之低昂斷自丁酉年次第其役之先後十載上於臺若府又轉而聞於朝敕書錄下以君修復經界義役職事修舉特增秩示旌異仍下臺府及縣永遠遵守且申嚴黜吏姦民破壞之禁於是君之成規可以永保而惠斯邑者固漸被於無窮矣君旣繇縣最進轄帑事以書訪余漫塘上曰願有述余自杜門經紀一二義役於先墓所多歷年而始潰於成閱君所示二編蓋事集於期月之間利周於百里之廣然後知余

智之不逮也又張公與余同年繼張公者煥章閣待制王公遂與余同里皆重所許可而第屬令以君稱首余固喜爲之書抑余聞之經界之興義役可以相因而行亦易以相因而廢異時經界不正而驟正之君固懼其難經界之正未幾而義役之事繼舉有不爲也一爲而二利以興王君殆知所先後者歟其自於今思義役之成之難而敗之易盍亦反其本矣否則吏姦或售牒訴紛如經界壞而義役隨之是田在官不可者復而役之病民者且如故吾爲此懼於十年乎何居雖然其或繼王君者百世可知也君名爚字百晦登庚辰進士第今官承議郎提轄行在左藏東西庫云

常山志卷之十一
郎淑常熟新建順民倉記

治平二年河內向侯作新倉成嘗語予其始終曰吾至之初見太守穎川陳侯席未煖陳侯曰常熟大縣也攷其民版之數至四萬戶歲輸之粟至八萬石有倉汙庫迫窄纔容四分之一濱江之民遠者百里水浮陸走糶載而至倉或既盈則累數夕而不能輸輸於州又病其遠此一不便職是歲常散蓄於浮屠之居廊廡皆滿蓋藏弗謹淫墜弗完得毋有以誨盜哉此二不便蓋遲君之來也久矣君其圖之我退而自惟倉廩蓋今天下郡縣之先務京師兵儲祿廩之出入一皆仰給於東南蘇又爲東南之劇歲入之粟他郡莫加厚焉吾邑雖不腆其敢後其所先

務卽矧其弊又如此宜陳侯有以告我也及吾視事之日見吏民問其故尤爲不便者凡幾然而獻計者又不出陳侯之議也於是訪縣之北得隙地數十畝以營築焉始召民而諭其所以作之之意民既病此而已久莫不奔走以聽命咸願治材於家請期日合而成之既而至期倉遂以成予謂二侯皆能以材名於世所至莫不著見風迹至興利去害便民皆其所素蓄沛然而有餘夫以沛然有餘之材相與協謀治其因民願欲之役故其成也宜不勞而功多其榜曰順民蓋得之矣若夫世之從政者利害較然居前畏謗忌讒認認然不肯一日出其力則又諉曰愛民斯不遠哉夫愛民莫如古人古之人有爲豈天作地生

斯亦出於民而已耳姑視利害如之何豈顧可為而不為迺曰
愛民哉此大不然昔者子產嘗以乘輿濟人溱洧孟子謂其惠
而不知為政凡以此也而侯亦以予言為然因刻之於石俾來
者有攷云時熙寧元年三月十一日將仕郎前守沂州臨沂令
郎淑記

張攀歸政鄉義役記

役以義名美意也古者百里有宰比鄰寡治政令實惟下士不
為居之榮人仰之且尊厥後并牧廢官為限田之豐嗇而別貴
賤定賦之登降而等貧富量役之久近而均勞佚法猶去古未
遠自豪民挾詐猾吏舞文寄名竄籍並緣為奸一經代更百計

規免事力雄者以役近告歲月遠者以產薄辭牒訴紛然互角
已勝甚而閨門不相愛宗族不遑恤况鄰里鄉黨乎且役非不
義而民至不樂為如避讐怨吁可嘆已雖然其來有繇也里有
水火盜賊之變上於正縣有供億科配之煩下於正正一身尸
數責力且弗逮其費可知視昔豈不憂乎難哉吾里正久闕人
往往坐此將領葛君號鄉望族慨然倡為義役甚盛舉也於是
載盟凡一十七人得田四百三十有八畝歲計所收三百斛捐
產者計其貲受輸者董其事以歲之入瞻歲之費使里無闕政
家無失業人無競心行之當時而公施之後日而便蓋一舉而
二美具抑義矣夫迺移書於攀為我誌之攀聞而喜曰舍旁有

此義事是烏可亡紀竊惟天下之事難於成而易於毀興於暫而隳於久勢使然也矧在令甲助役雖聽民便一有詞焉法卽沮格葛君行及瓜茲役成義達於鄉伊經始之力若夫期之悠久可行又在乎同盟相與維持勿替初意葛君名觀字利用云嘉定三年二月初二日朝奉郎監登聞鼓院張攀記

王伯廣宣風樓記

樓以宣風名紀政也易於巽其象爲風其位爲東南其時爲長養萬物有虞氏得之以阜民財於是有薰兮之歌尹吉甫得之以美大臣於是有穆如之頌罪無輕重功無大小使言偃弦歌之化當太平有道之國雍雍乎和可知矣常熟古南沙也今爲

姑蘇望邑士博賦衍民繁事劇縮縣章者每難其人紹興之二十年政五六易規矩準繩莫一所守冬十有二月乙卯令曾大夫以王命來智足以知勇足以行御史如西門之治鄴愛民如子產之治鄭指顧之間政以善聞邑人宜之凡廢未舉斬一新焉先是直縣治之坤隅民居有架崇庋於上其左蓋闕如也相其陰陽厥有低昂士庶雅有創樓議矣至是以請大夫曰止止吾至未幾遑急爾耶眾曰我食我力我木我石無費於公以慰吾私大夫乃命卜筮乃經乃理乃徹其庫乃圻其址巧者環斧壯者攢杵無煩戒約其來不可禦也蓋度材於二十一年之夏四月至五月己巳工以畢告近遠少長奔走瞻望惟時歎暑洽

洋關台志卷之十一
拾之風自橋而下咸用忻快迺有皤皤然被黃髮者歌而過曰
風之仁兮物之春兮風之德兮物之殖兮誰其布宣大夫賢兮
繫大夫賢樂堯天兮眾鼓舞和之因撫其辭以名斯樓且告鄉
人王伯廣請文於石以係他日甘棠之思者大夫名構字叔重
清源人大丞相宣靖魯國公曾孫其爲政蓋有家法云

戴栩顧逕左軍記

姑蘇之東枕江而戍者曰許浦許浦之東百有餘里港與浦應
而險阨逾之者曰顧逕寶慶元年十一月陞顧逕爲許浦左軍
從都統吳公英之請也國家駐驛吳會與六朝都壤不同其備
禦亦異隨勢緩急非豪傑稔於世故者不足以知之議者沮曰

守江至於許浦則無復遺策也不知藩牆門屏迭護堂奧愈切
愈密故由秣陵而視則淮爲急而大江次之由錢塘而觀則江
爲急而長淮次之矧江會於海而海道所通者其經涉最廣今
日之事備江所以備海也詎宜畧哉公之言曰顧逕與黃魚塚
相望轉料角越沙窰迤邐抵山東海界此實咽喉之地今但差
兵探望動息而已卒有警急何以制之遂上建屯之策請條陳
利害指述便宜皆灼然實意夫許浦置樓舡之師自節使馮公
湛移部定海距今七十年矣而顧逕止爲斥候之地聚尖底艍
留甲士五百則淳熙間陳緒擒王駱所肇建也其後增五百人
以正將蒞之又增千人以統領轄之雖續有建明然率半歲而

更倏去忽來僑處而戍散居露止卒非服習器非便利雖得地形而人無固志甚失漢人兵體三章之要公請始募諳海道之人視舊戍倍增其數使二千人爲正五百人爲奇正者皆閩浙猛毅舟用巨艦蔽日屯雲屹若喬嶽縱有衝突蟠踞不動奇者皆東廣驍銳舟用多槳厲波遡濤疾若飄風平視渺茫出沒疑神又翼之以引強蹶張之技濟之以火攻水戰之具朝訓夕練巖若對壘而器與人既精矣創新寨二千屋裨校有解毬射有場易更戍以就屯人得安處損道頓之勢忘室家之念而人與地始相得焉是宜朝旨賜俞璽實加獎而卒底厥績也初公爲蘄黃之役帥舟師西邁虜聞風宵遁餘黨勦平統制張裕亦與有勞至是舉裕爲左軍統制委以經理未幾擢改中軍士志悅附我政修整兩屯相望精卒逾萬熊踞虎視雄於江滸焉余嘗竊觀國史謂長江之險雖敵我共之而一善用其險者勢固在我而不在敵也方逆凶渝盟襲劉豫故計大治戰艘欲睥睨海浙高廟赫然震怒召李寶授以北討之畧由許浦進發卒奏膠西之捷然則備禦之與進取固非二途也今許浦旣宿重兵而得顧逕爲之掎角以公之忠亮沉鷺奮其威畧直搗犬羊之穴迅掃鯨鯢之根奇勲偉績將有出於竹帛所不能載者昔郗超知謝元於履屐之材各得其任因料淮淝之功必成余頃簿領定海公適主定海軍見其度策揆謀動中機要余固心服之矣

今將吏以置軍本末來諭予方期公異日而欲自附於知言者故樂爲之書紹定三年七月既望

邑令張珽慧日寺修造記

梁僧慧嚮造大寺三在淮南曰慧照在崑山曰慧聚在常熟曰慧日環常熟之境他佛廬無慮數十所或背岡巒而深穩或面江湖而舒曠其得勝概固宜獨慧日在縣西稍北九十步臺殿屹立檜柏葱翠常闐闐中乃有山林瀟灑意鐘磬石鼓之音時徹縣齋爲令者藉以少清宵次爲不易得也院從昔名重甲諸刹旃檀林率贈二千指非但爲展鉢計頗知相勉參請或在定累日無少懈怠以故主席者必當世龍象然後其徒心悅而誠

服嘉定丙子夏五比丘子幸以少師樞使大丞相魯公之命來住茲上始至之日旱蝗積逋舍宇就弊緇袍稍稍雲散幸與佛爲謀奮空拳而一新之凡所得施利悉以助修設毫髮無私焉居無何甌中之塵銷而戶外之履滿矣於是首興造事聞者響答富室至捐百金其窶人子亦分錐刀若法堂若庫院若浴室若衆寮若華嚴閣若水陸殿既次第補葺複製幡幢二十四首以嚴冥陽之儀剏經函六百餘枚以足大藏之數三門兩廡舊爲賈區卜肆喧啾冗雜亟聞諸公而盡斥之塗以丹雘輝如也繼此來者欵門而容改升堂而意消使人折不善之萌者固多謂佛法無益世教不厚誣哉珽竭來試邑既喜與蘭若鄰壁故

因其求記而有考焉自天監初院爲十方禪林幾千載於此矣
中更鬱攸碑碣無有老宿或謂三錫敕額曰壽聖曰晏安曰慧
日亦口相傳以熟爾乾道間僧宜意建佛殿淳熙間僧宗璉建
法堂嘉泰間僧祖印慧光又建寢堂丈室皆未就去開闢至今
乃迄於成是必有數存乎其間斷非偶然之故也抑嘗誦須菩
提經云菩提莊嚴佛土不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卽非
莊嚴是名莊嚴夫靈山六年鵲頂蘆膝佛自處也金碧晃耀十
二山句人奉佛也二者並行初不相悖今慧日奉佛之道至矣
若夫離相莊嚴則在比丘反求而自得之嘉定十二年解夏日

李湛重修延福禪院記

卽寶巖寺

蘇州常熟縣海隅山舊有延福禪院蓋出於梁天監之初自唐
會昌廢毀存者無幾端拱二年今長老慧明大師希辨荷天子
榮命歸止於斯而鄉羣里氓爲之捨土木畚鍤之功大佐廣宇
峻厦不五歲而告成於是有隆博而門者有炳煥而亭者有顯
壯而堂者有邃麗而室者有虛揭危累而塔者有雙延相敵而
廡者有表門背室紆遮峭植而垣者抱塔之址又有圍覆環架
四十而院者居高而顧望周旋自下以相之翼舒鱗萃輝照可
鑒會奇集勝狀不能盡卽以主者處師俾悉得而專有之師當
錢氏列國時從學於天台山旣大成而有聞被召入爲慧智禪
師居普門寺演法暨餘杭國除隨詔詣闕上御滋福殿引見宣

授紫羅命服及內府帛五十疋復賜師今號留之京師天壽寺
淳化三年上御製草書急就章一卷逍遙詠一十一卷秘藏詮
三十卷太平聖惠方一百冊藏焉恐後未諭其來故按其實以
錄之至道二年冬十月二十四日

陸絳寶嚴禪院新建佛殿記

近代儒家流以韓退之闢釋老賢與不賢皆欲隨而去之未熟
思之甚矣夫受天命者莫大於君中國其間哲后辟王治亂興
亡之運接跡而不可勝數至於治而興者則諸儒必曰非人事
也天之數輔治世而興者也亂而亡者則諸儒亦曰非人事也
天之數厭亂德而亡者也夫如是則治亂興亡之運莫不推之

於天韓退之有唐之大儒也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不行
於當世而釋氏之教寢盛於中國故力排之若原道篇佛骨表
之類皆著詞深切疾時君奉之太過其所以然者誠欲抑之球
其寢盛未始不爲釋氏福迨言弗納而身竄也彼得以益其惑
遂有會昌之禍豈非道隆則汙物盛則衰之效歟然會昌廢之
未數年而大中復之易如走丸疾如反掌得非天厭其教乎噫
大道而有仁義仁義而尙狙詐金仙氏之說其有不興乎由是
源於漢流於晉宋齊梁間與吾儒老子之教鼎峙於中國若夫
本空寂破迷妄以出生入死之說爲興善滅惡之筌蚩蚩之氓
從而遠罪則如來真意深乎救世者也而時君奉之或多立寺

宇以徼福或廣度僧尼以崇教土焉者佞之下焉者化之如之何不爲後世敝蓋崇之者反於其道焉爾文中子曰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過此言得之我國家四聖御極灼知化源寺觀沿舊無所創置僧道限年而入必試以行能故天下名山勝概非道存乎人孰能與此姑蘇走北百里有邑曰常熟邑西偏有佛宇曰寶巖卽梁天監中所建也倚山面湖秀若屏幃嘗有希辨師者心悟大乘是焉棲處錢氏霸國時以名聞召歸餘杭錢氏獻土隨詔請見賜紫方袍號曰慧明大師旣而厭居京師歸隱舊刹錢氏以師入境俱勝復施金五百兩造七級浮屠淳化中太祖皇帝詔賜急就章逍遙詠秘藏詮太平聖惠方凡一

百四十三卷以旌高風院名舊曰延福天禧中邑尹胡順之飛章上請改賜今額院佛殿歲久無尺椽明道中武陵顧顯邑人李仁壽等捐厚貲留良材經始於景祐之丙子落成於慶厯之乙酉壯而不華嚴而不陋絳里人也偶爲茲山之游目擊諸公之善以文見託得以直書時慶厯六年正月一日

錢藻頂山瑞石菴記

頂山之巔直上絕險怪篁奇木陰森鬱翠之中有瑞石峭拔不可窮極而龍母之塚神龍之池環窟其旁邑民禱禳水旱曾不告召而千里畢至明道紀元之初浮屠守常者能默誦妙法蓮華經邑民陳氏屋其下爲菴召守常者持事之自是禳禱必應

常昭合志 卷之十一
福在一方守常死菴其下者不得其人則禳禱不效水旱相仍
嘉生不遂邑民以爲戚迨今治平丙午縣大夫向侯因民之欲
命僧惠安拯廢舉隆益廣其旁以廊以軒以垣以甃以飯四方
之來者以起民歲時祈禱之誠信夫窮巖絕境龍怪之窟宅足
以爲一方之福遇人而興其信誠之應效蓋不可誣已神之爲
靈常陰寂無形不可得詰而若依人以爲報其能不逆民之心
以嚴香火之地以致誠於陰寂不可詰之間而爲民取福善之
應益亦賢於無所用心而欺闇以悖人者之爲也丁未春正月
葉夢得轉輪藏記

隋之間鳩摩羅什之徒出更相傳譯轉相付授於是其書之至
者日以廣源流既遠往往失其本真梁武帝時始有言心法者
一切以廓然無我爲宗不立文字佛氏之學遂判爲禪律兩歧
其後更數百年學心法者雖益盛然其書未嘗卒廢自隋開皇
至唐開元貞元以來凡例於目者曰大乘小乘曰律曰論剖分
甲乙鱗次櫛比雖假託疑似謬妄之辭苟不畔其說亦莫不具
在其傳至於今不絕昔吾儒者之言僅出於中國其道在天下
昭然若揭日月而中遭秦火雖六經不得爲全書殘編斷簡出
於屋壁邱墟之餘與一時遺老所誦習雖幸而獲存然顛倒錯
謬固已不勝其弊其他諸子百家各以其藝自鳴於時者近數

十年遠或百年皆已湮滅無聞而佛氏去中國數萬里其言率一譯再譯而後見乃全而有之愈久而益著何也豈其言皆足以示後行遠使人欲廢而不可歟蓋爲之學者皆知信其所習而尊其所聞相與謹守嚴奉手傳口誦而不敢慢非有意於借資取便階梯所欲嘗探而忽忘之者然也常熟姑蘇別邑梅李鎮又在邑之東北海上有寺曰勝法故無藏經崇寧二年長老道淵始募眾緣爲之淵強力明果學心法者也居勝法二十一年與始至之日無異工既成見余雪上曰並海之民不耕而漁其習以多殺爲事而不畏罪與之言吾理則惑教以其書則怠惟轉輪藏備極雕刻彩繪之觀以致其莊嚴之意可使凡徼福

悔過者一皆效誠於此吹蠡伐鼓機發軸運象故駭於目而音聲接於耳不待發函展卷而其心固已有所嚮矣然邑民瘠而艱施歲且多潦有欲成吾事者而屈於力其力足以及之者而窘於歲蓋竭我勤而後能成不有記其畧無以慰此意也因請余文至再三不已夫物之盛衰存忘固不可皆以力致然未有不存乎人者服儒衣冠者徧天下不能盡有其傳而佛氏獨能持久若此是必有當其責者因推其所以然書以遺之非特志淵之勤而已也政和五年六月十日

陳于新改建明因禪寺記

常熟縣東七十里有雙鳳鄉有郵支塘而寺於其間曰明因昔

嘗曰永昌又名再昌至國朝祥符改元始易今額至熙寧六年
遂爲禪寺土不變壤人不改聚而名目之不同者時異事異實
亦尊佛而已佛以一無冒一切有以一真破一切妄一切法是
有我何使之無我本無無今安得有一切法是妄我何使之真
我自非真今安得妄一有一妄爲有情故一無一真爲無情故
此禪律所由判也東西分祖南北異宗以攝戒名律以見理名
禪此禪律所由盛也夫律爲漸禪爲頓而爲之徒者以禪投十
方以律傳父子因而反戈自伐與俗同汙其不見僂於世者無
幾初僧文曉由是與流輩有不平者以事至有司遂攘臂鼓眾
更律爲禪自今日始縣爲聞府府下僧籍蒐可爲領導者眾薦

今禪師紹瞻而府可之師至其徒有不悅者豫空其室以遁其
頽垣壞壁蕭然如無人之墟師收拊遺眾繕葺故廬鳴鐘擊鼓
晨唱夕和欣欣如也規範僅舉徒眾僅安歲輒大凶而水且旱
百里蕪其八人輒大疫而逋且逃十室虛其九巖不轉之心行
一實之事根無利鈍應病用藥其徒以此親施無厚薄均福田
相鄉人以此敬八年於此而門之外導長涇以利眾涇之上營
石橋以便行堂室龕殿雖未及美而小康矣因師請記之論次
如此若夫門未革殿未紺而丈室未敞此必有待於他日余不
得而書也元豐四年五月十五日

沈垞乾元宮興造記

姑蘇之北有大邑焉曰常熟山長而水遠泉甘而土肥民富物
庶人樂其業予嘗縱遊觀覽勝地遂登虞山之巔臨尚湖之濱
得乾岡之勢重山複嶺松竹交映隆然祠宇金碧相照躊躇四
顧恍若洞府適有人焉黃冠而羽衣紅顏而鶴髮杖藜倚梧謂
予曰昔漢之天師張君道陵之孫凡十有二代曰道裕修真之
地也鍊丹於此積功飛昇靈跡宛然至梁天監中始建是宮遂
號乾元歲月綿遠棟宇欹側榛蕪湮沒荒廢寢久吾嘉禾人也
生七歲出家學道於崇福宮年十二試經業領選爲道士後三
年習醫術將以救人之疾苦二十有五乃遊名山尋勝境慶歷
中過姑蘇至邑下慨然有卜居之志至和之初都官員外郎桑

君澥出宰是邑因命住持然宮之廊廡皆圯獨三清殿僅存梁
棟顛危不可支持吾方以醫術濟眾人皆以金帛施之哀其醜
設之羨餘田園之所積增修大殿及遊巡二十有四間軒廡十
有六間嘉祐郡人試將作監主簿曹君仲言施錢二百萬塑三
清聖像及真人十有五軀吾復建北極殿於北列道院於東治
平元年起三門及東西廡各五間二年造三門之東軒凡三間
三年造三門之西軒凡三間次第創立艱難僅成豈一日之力
哉自是宮宇復全壯麗輪奐邑人得以歲時祈福焉吾嘗於熙
和間建崇道宮於秀州修太和宮於蘇州興造常熟僧尼寺三
所大橋四所立夫差廟於縣之西立勾踐廟於縣之北至於一

常州志卷之十一
邑之橋梁街道以便人之往來者莫不興修焉時或施與以濟
貧民葢不可盡記吾今老矣得以優遊山林以盡其天年何其
幸耶予壯其言乃知興造之本末因問其姓氏曰姓李氏名則
正蒙恩賜紫衣今年八十三歲矣是宮李君之功爲多自非有
志於道經營剋制不憚其勞安能若是哉因以書之告諸後人
崇寧五年歲次丙戌正月望日
馬莊乾元宮新建紫微殿記

粵夫璿霄肇覆神明於是位焉生齒賦形禍福由茲職矣雖無
方而可驗豁爾杳冥暨有感以咸伸幾乎影響所以吉凶可見
陰隲下民俾列像以惟嚴有舒衷而有自必也敝之珍館儼彼

粹儀貴觀相以善萌必應期而福介者也常熟縣乾元宮者卽
梁天監二年之所建也誌石詳焉星籥遷綿基址髣髴頽墉腐
桶鼠鏤蠹耕春草秋蓬蟲營蛇據唯三清前殿歸然僅存丁遼
東之始歸尙嗟如故秦武陵不再訪堪嘆無覩宮之執事者曰
茲圯壤若炙於心歎檀信之門莫有不移之諾顧寂寥之跡彌
堅如在之恭徒懷必葺之勤豈逮布新之力有日卽今縣尹司
田外郎胡公晏因得鳴絃之暇來訪祈靈之場憩繁樾以釋煩
陟層臺而瞰迴叢峯筍拔碧藏日暮之雲暗溜枝分雅雜風中
之弄俯視熬波之海旁窺曳練之門清音一來俗態俱去而乃
環顧墮址爰發善因謂其道眾日前之尊殿雖繪塑靡完而瞻

仰不怠宮之所闕者惟北極殿焉今則欲議興隆須求幹集乃
召監宮崇虛大師李維簡令以常住田園歲之入者摧其所羨
聚而營之所以以上贊瑤圖下福氓隸者也於是材積梗柁匠求
鄢郢界基礎直面勢箕張暨涓吉以上梁忽中程而投夢絳衣
峩弁依稀對仙介之容辨色遲明焯煜獲靈芝之瑞雖成邃宇
尙闕靈儀忽本邑南沙有編戶張及者夙植善緣早承儒訓謂
月規之寶相既久藏家仰雲屋之重桴猶虛正座願心彌確喜
捨不回然勝事之欲彰抑冥契之所會是以具威儀而交錯抵
鄉墅以前迎屬以盾日輝威箕風瘁物芳疇雨絕徒勞御史之
巡軒積派塵生更擁宓神之渡鞮眾心猶豫以方切一夕滂沱

而不期玉女電鮮方對東皇之笑阿香雷響豈必南山之聲翌
日涸澤皆涵方舟倏濟暨迎奉旣旋於震邑而宵晨連霈於畢
霖年瑞有期食天無爽得不謂羣誠仰屬而冥貺昭格者也故
使邑人曰一勝事遞口成響家率戶辨猶恐居後及縣尹司田
首塑本命星官一尊逮殿主潘惟信勸化眾戶各塑星神侍從
一尊以實其殿也衣冠濟濟金碧煌煌真從翼分宛同於星拱
檀龕寶錯若狀於帝車復有本邑歸政鄉陸杲捨錢五萬爲砌
階之資刻玉鏤瓊鄙陶侃之運甓峻基宏址得給孤之布金且
觀夫使人爲善司田之始謀也絜已集事殿主之化緣也今也
民易化緣易成政在其中矣豈不由善教所被而道心自然耶

常山志 卷之十一
忽日殿主自常熟來蕪城訪予閒居語其建殿之始末懇以鄙
文見須既不獲遂乃直書其事以誌歲時爾皇宋天聖四年五
月二十一日

康舉之招真菴記

自姑蘇出齊門沿西北望山形如巨鼇橫巨原野蓋常熟縣之
虞山也山之東瞰萬戶治劇邑邑去江不及程陂湖馱滄之積
自南至者傾馳會於江江河既應則迅瀾倒流逆於市橋之下
二水相制移時而不能去山無奇谷惟荒墟白草醜石散亂坡
陀迤邐而西有修林橫抹隱見於兩峰之間其中爲招真菴元
祐中道人申氏秦陵徐處士高弟也基營於此菴成亟去不知

所終松林森茂庭宇簡寂如隱君子之居通州道士喻抱元增
治之舊名竹林至是更以招真請記於僕乃歌招真之辭以系
之辭曰白鶴巢兮丹井空蓬山杳兮烟靄濛濛陵谷變兮古今木
葉下兮秋風飛仙去兮朝太微黃冠野服兮以遨以嬉餐霞卧
月兮世不我違與世滌殃兮天門可馳蒼龍嗥兮雲漫飛石泉
冽兮山芋肥俯仰宇宙兮日月蔽虧靈秀回薄兮野芳呈姿山
中之樂兮萬化莫移仙人不來兮隱者曷歸

魏邦哲福山東嶽廟記

維我宋眞宗皇帝東幸泰山告功於天大修封禪禮泰山之神
顯膺褒嘉位號崇隆得非衛社稷福生靈運功烈於冥冥之際

宜有所報稱歟是故四方萬里不以道塗為勞往奉祠事有加無已且復用其至而思所以竭力於神者往往規模岱嶽以營基構立為別廟多矣然未有甚於姑蘇之福山也福山廟經始於至和之初先時草創類皆陘隘拓地增廣屢見改作智者獻謀巧者効工富者輸財貧者出力為斧斤為畚築為陶旆與夫黝堊丹雘之飾其用不貲垂六十年樓殿門廊并諸從舍巍然而輪奐時既久如此其盛猶弗休工而停役資信施於一方未必能爾也然而江淮閩粵水浮陸行各摯其所有以輸歲時來享之誠者上祝天子萬壽且以祈豐年而後保其家凡有求必禱焉率以類至號曰社會簫鼓之音相屬於道曾不知幾千萬

人不及之乎泰山則之福山而已非靈貺感召有是乎福山臨江海上巋然蒼鬱岡巒回環殆亦勝地父老云肇祠之日有幅畫乘潮水至乃嶽神像居民得之欽事而加信焉隱顯之情相與符合如此嘗考山之隸於吳域曰覆釜蓋因其形似後易名福山今廟據其上遂為遠近祈福之地豈偶然也哉於戲畏禍而悅福人之常情能畏禍者鮮有不畏刑為不善也明則刑及之幽則禍及之且惟福是祈而敢不為善者幾希廟貌巖飾則人之設心亦可見矣固宜有述以為來者勸况以祝聖祈年為先務庸可以不書乎眾謂邦哲寓居之久頗詳其事求文以為記在位者助之請不得而辭政和七年八月

縣丞陸韶之頂山白龍祠記

常熟縣之頂山世傳梁天監元年有村姥居其東孕而生白龍
失所往三日龍歸若就乳姥怖而死其家即所居葬之既七日
大雷雨冢遷於山腹泉池泓演木無棲禽歲之五月龍率來省
或見形山間始至必甚風雨既留則一境爲之寒邑人以此候
之唐正觀十年龍嘗鬪異龍於海虞山之東山破水泉出其下
有破山寺今興福寺是也邑人因像事龍母子於寺西澗旁水
旱聽焉本朝太平興國四年蔣文懌爲縣令苦雨祈龍而霽令
爲之增埤冢封濬治故池既又卜遷其像歸諸頂山寺是日有
白氣離故地而龍見既至舍其像佛殿西偏而大治其祠宇結
構之三日龍復見尾冢而首祠繼日雲氣光色錯雜遠近見之
祠成文懌爲之記迄今禱請多應其興起年世與變異事跡舊
碑實云大觀三年五月六日

趙時侃龍湫亭記

頂山祠宮爲白龍祝嚴所肇於梁天監顯於唐正觀而助順著
耀於我宋者也零祭之應咸通中皮日休述之誕育之異太平
興國中蔣文懌紀之政和二年始賜廟曰煥靈後二年封侯曰
宣惠自是禱水旱則響答制詔封秩累八字矣祠之側踰百步
有上方院院有湫泓水清可鑑旱澇不爲之縮盈舊傳嘗見白
鰻於中故俗稱白鰻池實龍之棲也吾宗趙君崇忘嘉定乙亥

來爲縣大夫明年丙子蝗繼有自江北蔽天而入境者君率僚
貳走祠下潔齋禱禳少焉龍見於天風雨驟至是日蝗悉隕於
江以癸秋告旱君卽湫乞水禱焉則辱居浴院下腐渠汙積謂
神龍窟宅而若此沮洳無乃非耶默與龍約雨若應祈當爲龍
作亭以蔽湫之上且撤彼浴室前爲軒楹言未旣風色慘變片
雲布獲隆隆獵獵若有驅導然隨車而雨遂彌百里罔不周飮
汔成農扈穡事畢迺鳩石工迺命梓人以斲以削始創一亭而
湫其四周巍然而覆翼之尋闢燥垢之地日南至縣大夫相攸
築址白龍復見蜿蜒如矯如近橫兩山之巔漏下十一二刻而藏
冬而龍見非時也邑人故以爲異於是士夫民庶謂宜假以光

靈增其封爵策書申命以詔亡極廼上其事於郡於部刺史次
第聞於朝事下禮部太常合議條奏龍侯自靈澤宣惠通濟孚
應而爲廣利公龍母夫人自靈順慈懿顯佑而加普應且易懿
以穆詔禮官議是鄉貢進士陶元善者克奔走倡厥事會鄉貴
在朝路又從而候趣之告下神人驩喜於以答昭貺侈神功也
惟軒楹未就顧縣帑常在元枵之次是邦有寓公獨慨然捐錢
以助其費君輔之私財一椽一瓦不以調民民亦不知有斯役
戊寅秋七月建屋三楹楹題美奐如翬斯飛繚以垣牆氣象閎
敞前馬帥周公虎作龍湫二大字爲扁榜趙君詒書求時侃記
顛末時侃既樂道禱祈之孚遂復於君曰余嘗讀易而得雲從

龍之文及質諸韓文公而得其說夫雲者以龍之嘘氣而成龍乘茫洋之氣薄日月召雲電然後以雲爲靈是龍之能使雲非雲之所能使龍也子思氏著中庸一經有言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蛟龍生焉蓋不測之水自一勺而致孰能爲龍之時潛不在宮沼間此左氏載深山大澤實生龍蛇之語豈不爲怪逮夫起陸變化雲霧潏然而從瞬息四海茲其所以龍之靈審如是不加敬於龍湫可乎歐陽文忠公爲乾德令祭五龍之文云百里之地一時不雨則民被其災比山川能出雲爲雨者皆有神以主之以節豐凶而爲民之司命余觀趙君龍湫之事其得歐陽公爲令之心歟心與龍通雨暘時若以是三載無水旱之害

行將待去猶拳拳於軒楹之建封爵之加去如始至是不可不記也君字安伯登紹熙龍飛第今官奉議郎其操心也誠其律已也廉爲政無愧於顯幽云嘉定十一年九月

錢觀復鑄鐘銘

左朝奉郎新差權發道廣德軍主管學士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賜緋魚袋錢觀復全妻孺人徐妙覺發心爲慧日禪院鑄造鴻鐘爲之銘曰祝融司火蜚廉嘯風以鑄以鎔范金爲鐘永鎮海隅典法流通祝我皇壽天長地久赫赫王靈無遠不覆華夷又盜民物康阜匪雷匪霆是爲太聲徧滿法界福被蒼生警世大夢頓超覺城紹興紀年疆圉單闕月在則壯丁未惟日爰勒斯

銘以昭罔極幹造僧宗信首座辨清監院懷珏住持僧興道右
迪功郎縣尉趙師巖右從政郎主簿王文靖右宣議郎縣丞胡
履泰右通直郎知縣事孔瓚

縣尉陳于勢頂山路記

常熟縣與海濱而地無大山縣依山之陽是為隅山以瀕海之
隅也又名虞山以昔人虞治於此也山北行九里是為破山以
鬪龍破山而為澗也又北行九里是為頂山又北行六七里是
為小山山之南北相距纔三四十里而名已不一矣又合而名
之或曰烏目山也縣人行還以舟航為安而視道路無不勞苦
者故自縣至破山即有興福寺又至頂山即有頂山寺其路隨

山而山之形勢皆沙石雖去山稍間而徑田之塍又亦堯堯而
人跡不頻則榛卉為之莽雲雨暴至則泥濘為之塗人愈勞之
也昔之僧於興福者悼其如此於是出其身有之財而累甃以
甃之然自縣之北門以至興福之寺門而已因仍持久未有以
動心者今頂山中峰菴主懷素大師圓於學佛而明朴於遇人
而信願以甃石自破山之雙塔砌而甃之以抵頂山之寺門迺
勤身以先人而訪人以許可昔之惡榛卉者果欲芟而夷之昔
之病堯堯者果欲砥而平之昔之傷塗濘者果欲堅而實之其
財可謂易求其力可謂易致歲嘗大凶人嘗大疫而於此未嘗
不悅者其費錢百萬其役工數百兆於熙寧八年之孟春成於

元豐二年之季夏雖以堅爲之心感易化之人而必更五年方
卽成功豈徐或疾之銳或挫之皆命於天耶若未久而戚已成
而休乃人之情也則天又烏能使之齊耶今夫奔車驟馬可以
連轅並轡而無復異時之境塙也春遊晚步可以攜歌執笑而
無復異時之榛莽也輕任重責可以鐘行星歸而無復異時之
塗潦也是則因其廢興而有休戚乘其幾會而能變通果在人
也古之治曰滄上有道川上有路而道路不除又責以任事者
至於徒杠輿梁又各期以時月之成故行旅合散而人不病濟
後世亡此而佛老之徒得於其門遂資以爲功雖州縣之吏時
有銳意臨之而後或無繼者亦又有其意時不得自任以爲責

者今懷素非徒能斃其路而已又能建雙石塔以鎮交衢之衝
還以表溝閭也開四石橋以濟往來之阻還以表溝閭也是能
爲縣官之未爲者而以佐縣官之不逮者吾其可以無書耶元
豐三年三月初一日

吳潤新修通濟橋記

春秋左氏傳曰凡啟塞以時啟謂門戶橋道塞謂城郭牆塹言
不可一日向闕隨壞時修之耳文十有二日作新橋書時也國
博馬公宰是邑更二歲政旣成矣凡公宇亭榭悉已完緝惟
務之北有橋在焉以其小而壞壞壅舟楫擊互
必有葺一日邑之大姓陸文盛於庭下曰欲捐

常關志 卷之十一
緝以新之請其可公欣然爲謂曰顧茲橋行往且隘雨水降則
水決而不達此耕者之病也日則軸轡相亞此涉者之病也
南高廣厥制便具二者利之博也退費緡五十萬工耳
爲其工不日而就橋下湯湯流則令耕者獲灌溉之
利涉者無滯之名曰通濟不亦宜乎斯之博由公化之也
今年仲夏公任滿去 期斯邑人民登則 公之爲政因
書片石以紀之猶 有甘棠之兆時皇祐三年三月望日

記

黃士毅文學橋銘

魯鄒而降道爲絕學千五百年起濂續洛寥寥闕派久幾復絕
再起滄洲教修日揭無極二五在人一源故不同地時生聖賢
吳通上國公卽遊魯胡爲歷世莫踵公武睹跡亦昧吁方肇祠
是用作記意嚴灑譏嗟余小子世閩產吳敢誦所自滄洲之徒
登橋而思刻銘述記期我同心如冰泮至能令後學本末易明
僞行不作踵公自今

元

黃潛文學書院記

昔州縣未有學先儒或擇勝地建精舍以講授爲政者輒就而
褒表之號曰書院宋初天下書院惟白鹿睢陽之有田僅見於
傳記皆上之人以是而厚其養未有以一鄉之善士專任其事

常山志 卷之十一
者其後命州縣成立學而學校之官徧天下書院之創置日亦增多我朝尊右儒術以風厲乎海內聞者莫不知勸有力而好事之家往往構廣廈以崇禮祠輟良田以豐廩食其爲書院者遂與州縣學叅立布滿於四方既奉濂洛乾涇二三大儒以爲先賢而於前代名臣山林高蹈之士有所弗道凡尸而祝之者非仕其國則其鄉邑孔子之門從遊三千速肖七十獨子游爲吳人今常熟州實其所居里南州之先賢孰有加於子游乎故爲縣時餘姚孫侯應時知縣事嘗爲位於學宮祀之後百五十年爲今至順二年州人曹善誠始買地立祠宇而闢講堂於其後列齋廬於其旁有司因以請於中書設師弟子員而揭以新

額曰文學書院曹君瞻以田一千六百畝有奇恐旱乾水溢之不虞將割田以繼者疑爲苟避征徭未敢自言大名王侯侃來守是州力勸相之於是曹君益之畀以田二千六百畝有奇事聞於郡未報而王侯以秩滿去曹君亦入椽大師府今守張侯術閱故牘而得其始末亟命佐吏賈天瑞請郡關白自是其田有苗稅而無力役春秋之事得不匱乏爲士者亦有所蒙賴而優游於誦弦俎豆間鄉貢進士達里新署其山長未上攝書院事者儒學教授徐夢吉以爲曹君有功於名教與兩侯之成始終皆不可以無述爰狀其實屬潛記之潛竊觀孫侯舉曠古之闕典意甚美而爲事殊簡畧特以先師朱子之記傳之至今曹

常山縣志 卷之十一
君乃能不愛其所有而汲汲焉致力於孫侯之所不及固已不
易以一鄉之善士而專任樂育材人之責亦古所無有也
黃潛常熟縣學田記

常熟故吳地州之西子游宅在焉當孔子時吳通上國已久北
學宜非一人獨子游以身通受業列於七十有二人之間而其
言行見於紀錄爲甚具迄今千有七百餘年生其地而好學能
文名者猶彬彬焉風氣之厚習俗之盛誠非旁州比縣之所及
然自其縣時已有學而所占田多薄瘠以歲之不易也諸生往
往有所仰食學校之養顧出他州縣下絃誦之聲希濶寂寥前
後爲是州若職教事者思有以裕之而未知所以爲計學之賓

老以爲州之有力而名好事莫如曹君乃相率造君以爲言君
欣然爲輟田之可耕者若干畝山之可樵者若干畝以佐之羣
居聚食始無所乏絕莫不德君之爲而願得予文以記之予聞
古昔授田建學悉有成法民之爲士固不必廩於學宮而大家
巨室亦不得有羨田以資施與也自先王之法壞而不可復見
說者蓋以爲三千之徒聚而食於孔子或又以飲食之人爲子
游氏之儒何言之無稽耶今之去孔子日益以遠有能聞布衣
養徒之事而興起焉可爲難也已若夫爲弟子員而藏修息游
於斯者皆生於子游之鄉而得其風氣習俗之美者也苟無辜
乎居之安食之飽而必有事將見其處也必無愧乎子游文學

常州志 卷之十一
其出也必無忘乎子游之學道而愛人一簞一瓢不足爲其儉
萬鍾之祿不足爲其泰孰得以區區飲食之細厚誣君子也哉
是弗讓而爲之記以告來者云爾

陳基重修學宮記

常熟儒學宋端平初縣令王燾實重修焉距今若干歲而常熟
陞學爲州又若干年矣至元皇慶間州人楊麟伯楊應鳳曹南
金等嘗一再力新之自是又若干年至正十九年教授天台陳
聚以教養餘力節縮眾費卽其弊蠹者而繕且葺焉越三年今
守禦元帥兼知州事海陽盧侯視事之日卽謁先聖先師環睹
廟學思有以振其廢墜方是時兵興民困侯知其不堪命乃呼

戲下而謂之曰吾與若屬扞茲土方面將相不以吾爲不肖辱
委之民社而民社所先者曰學校吾將用若屬力斯事其無乃
以吾爲厲已乎皆曰斯盛舉也敢不唯命於是輸材運斃執斧
操塲者奔走後先唯侯所欲爲凡前人之所已葺而不能不圯
闕與未及修而在所不容已者宜其急緩而次第之內而禮殿
論堂旁而兩廡齋舍外而櫺星門學門戟門與夫丹陽公泊后
土氏之有祠三賢之有堂菜芹之有亭小大舉舉又新築石隄
學宮之南而樹牆其上高七尺修三十丈用錢若干緡皆捐已
俸而學廩無所與庀役若干工悉給軍伍而民不知擾工旣訖
功侯率同僚以時殿謁獻饗有容師弟子員教養有所士民具

常昭合志 卷之十一
三
贍咸曰始侯將兵涖州首城州以衛吾父兄今領邦伯又飾儒宮以淑吾子弟侯有德於吾州甚厚盍有紀述以圖不朽乎教授于德潛率執事者乃伐石來謁文爲記竊嘗觀春秋之法常事不書非常事而後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之常熟在古爲要荒之地在春秋爲丹陽公言偃子游之鄉在今爲吳之西蕃自郡縣通祀孔子而常熟由宋端平迄今廟學凡幾修矣然承平之日海內晏安民無戰鬥之虞邑無桴鼓之警搢紳君子仕文學之里役易使之民其視今日不同矣及天下兵興所在城邑爲墟生民淪胥水火其幸而免者不鞠爲魚肉足矣尙遑恤夫學校之廢興爲哉侯起家武弁身擐甲冑手執干戈戮力與仇讐戰繕完城堡爲國藩屏此其職也至於學校承平大夫尙或有所不暇而侯於多事之秋廼能不煩學官不勤民庶親率師徒致力於此而完且速若是豈非所當書者乎吾聞州之民有利學田而奪之者聞侯之風其必有興感者焉夫正其經界謹其出納使祭祀以時教育有備有司之責也侯尙勉乎哉因并書之以告來者侯名鎮字子安董斯役者元帥府照磨吳啟宗令史貝良瑜也至正二十四年二月甲子記教授于德潛訓導言福孫衛鎬直學邱元鏞司吏高明立石

周馳撰常熟知州盧侯祠記

趙孟頫書

子游在聖門以文學著名而其宰武城則能以學道愛人爲先

常州志卷之二
務常熟公故里也凡官於此者當以公爲則大德癸卯濮陽盧侯來守是州始至祇謁先聖祠顧瞻公像深惟學道愛人之政不敢不勉夫常熟之爲州也土地廣袤人民富庶視他州爲劇自非有明敏剛正之才鮮克勝其任者侯天資沉毅識度宏遠御吏以嚴待人以恕聽訟精明而臨事詳審下車之初民有寃不能伸至與平反而得直者四十餘人歲飢則勸率富民出粟以濟貧乏俾無流離轉徙之患與夫新社稷之舊址展公宇之宏規其於興利除害不啻如嗜欲然故五載之間於常熟一州無遺便且爲學校風化之原政教所繫簿書期會之餘必以詩書禮樂爲務春秋祭祀朔望拜謁未嘗懈至如殿廡從祀

詩賢遺像未稱尊崇之意則易以縑素祭器雜用陶瓦竹木參錯不齊則鑄銅爲之言子廢集則重新餼梓學田湮沒則嚴加覈實而增羨之若然者侯之於學道愛人可謂知所本矣侯既去官之踰歲州之士民相與議曰古之仁愛及人流芳百世如賈誼文翁以學朱邑羊祜以惠民到於今稱之近世邑令修齋王公亦祠於學今立祀以無忘侯之德是亦風化之一助也祠成乃請余紀述其事以示久遠余嘗辱爲侯之僚佐不可以文詞鄙陋辭乃依士民陳少雅等狀而爲次第侯名克治字仲敬云至大二年正月七日記

明

張洪濟農倉記

理財正辭孔聖之心見於易預防患難周公之志形於書道雖極隆時雖極治亦必以財爲養民之本理財之道備然後防患之慮周故堯湯之世水旱不能爲凶荒也欽惟太祖高皇帝臨御萬方修復古聖王之道樂歲粒米狼戾則斂而藏諸民間凶歲民食不足則法以賑之行之既久下民弗虔名存實廢聖天子萬幾之暇惕然念之乃於宣德五年分命六卿巡撫天下郡縣爰是工部右侍郎廬陵周公來旬來宣以惠南國歷巡江南諸郡惟蘇松常之賦比他郡相爲倍蓰壤地不過二千里而京師百萬之眾恃之以供物產人力宜其竭矣當春夏之交農民

之力畎畝而饋粥不繼未免出加倍之息資之富人富人與之若投餌穀始登場則勾取其子本以僅存之餘供倍蓰之賦不足又舉而償之是以常賦未充甌釜已無烟矣公深悼之達且不寐思所以援之之策七年秋會詔旨以庫藏之儲平糴及勸富人之粟以待凶荒公與蘇州府太守况公同心同力以全活窮民爲已任出庫儲糴米三萬石勸借富人九萬石擲節漕運浮費五萬石搜剔豪右侵占絕戶田租一十二萬石通二十九萬石分貯六縣每縣置倉六十間常熟貯米五萬餘石增置倉四十間共百間總曰濟農倉蓋以農爲天下本蘇松之農又爲京邑之本知所重哉明年夏江南大旱民無食輟耕待斃公卽

常關合志 卷之二
以濟農米賑之困瘁者生出死力以挽桔槔轉川澤之流代爲霖雨枯槁者潤澤焦卷者始芄芄矣適遇海船自諸蕃回供費浩繁庫藏亦立公私洶洶懼弗克供公以濟農米廩食之民不知費邊海軍士乏食公從容指畫餽餉相繼軍民蘇息宜少安矣公方竭心勞思以營來歲之計稽攷民間所入之賦去其浮費三分之一民受實惠銘刻心骨既而常賦充足又收羨餘得精糧三十五萬蓋取豪右侵漁之資非加賦也又增貯六縣倉獨常熟居其三分之一益倉廩四十間通一百四十間廉隅整飭如矢之直結構完固如竹之密風雨鳥鼠之害遠不相及工不告勞民不知費何其敏哉以公知人善任使命常熟縣主簿

郭南專理賦稅南亦感公知己盡心力而爲之防慮周密纖悉無遺滌場之月賦已告充自洪武初至今未之有也倉廩旣成糧米充足居人過客瞻望者嘖嘖載路旣而曰家有成法尙欲傳之子孫上有嘉謨可不遺之於後於是官吏耆民糧長里胥僉曰天子恩詔公敷布之窮民之生公全活之無所論載實爲缺典乃相率造於舊史之廬請紀其實予按太公立九府圜法所以權輕重之宜使農末相資無甚貴甚賤之貨而常平義倉實託始於此得聖人理財之遺意今以濟農爲民則所重在農農重則本固本固則百度舉常平義倉之制亦行乎其中矣且使農民知其爲我而設雖有旱乾水溢有恃而不恐誰敢放逸

其心志或有侮予者乎有一事而兼眾美者此之謂也詩云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君子之所行小人視以為法信斯言也則斯倉之建其引而弗替哉自成化以來典守者匪人倉厥悉皆頽圯米為豪猾所侵宏治八年巡撫都御史朱瑄委本府同知萬祥重建公廨五間抱軒一間倉宇六十間

張洪義役倉記

古之役民歲不過三日蘇威父蘇綽仕於西魏以國用不足征賦頗重既而歎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後之君子誰能施乎威聞其言每以為己任至隋文帝時威為納言奏減賦役人每歲不過三十日後國用充足益寬徭役自唐至於汴宋役弊未興

南宋土窄人稠師旅數起國用不足征役浩繁弊由之生長民者始為義役之舉矣縣之役有押錄手分貼書書司廳子牢子市巡斗級攔頭務司直司等名其目二十有四鄉役有鄉司鄉戛機察等名其目未詳皆保正保甲供其費未免於常賦之外取之於民宋嘉熙初王爚為常熟縣知縣憫民之誅求立義役莊令富家出助役田共萬五百畝歲取租二萬五千石分撥保正長以供役費時以為善政自今觀之既無冗役亦無冗費其有科徵者以備軍國之需耳但循舊弊未能革去之也所謂弊者如所需之物直米五百石每里該徵一石里長則每甲徵一石已十倍矣甲首徵於編戶又加倍徒一概動搖民不堪命至

有鬻妻賣子又不足供則舉家而逃者民既逃散所徵皆出於甲首有舉償而累歲不償役一年而破家者也有無藉頑民攬納侵欺爲弊百端不可枚舉上虞郭公世南爲常熟縣知縣深知其弊常防其源不敢出一言及科徵事然上司明文有合供者又不可廢乃詢其民曰吾欲令見役里甲每里均出米五十石邑五百里計米二萬五千石申達上司公同支用庶免以一科十之弊於若等爲便耶衆曰昔時甲首應役一年腿無完肌家業蕩盡今助米五石則有十年之安政之善者莫善於此令上之府太守况公曰有善政不宜私吾民當均被於天下遂上之朝報曰可令以邑之羨餘買民田七畝及棟楹椽桷屋瓦級磚之材置倉二十一間南其戶者九間爲出納之門二東西其戶者各六間出納之門各二繚以周垣限之河漚始事於宣德九年二月初吉用其在官者之餘力不役一夫未踰月而竣事郭令具興作之始末徵予言以貽法於後嗟夫去古遠矣余必稱述者見力役之始也次及其歷代變法之詳者雖未能復古亦爲救時之善政也今郭令與民相約不遣人追呼期會必至昔之諸役一切剷除旣無役費矣而義役之儲惟待軍資器物之徵耳若上無所徵則下無所用不將補不足助不給以裕民也非但力役可以復古而補助之政亦將因是而起矣雖然事有名同而實異者義役而已王令之義役將以供役人之費

常山合志 卷之十一
郭令之義役將禁其多取於民皆因時制宜名雖同而實不似後之君子爲政於斯者當求其實可也

邵圭潔築城議

常熟舊稱蘇州北門東西北三面地瀕江海水寇易以衝突惟南面與郡城接邇可無震驚而東西兩湖又夾於致和塘之傍分洲散渚野寇多所竄伏故蘇之要害常熟爲甚其不可無城明矣國家承平日久舊有磚城旋至湮廢當道爲吾蘇深長之慮者往嘗議請修復然尋議尋寢有司皆倚衛於秉鋤之夫百姓皆偷安於荷擔之計匪直以役重費煩之故也蓋有說焉其一則勢豪之家據爲已有廬而爲市則廛之入倍於他市汙而

爲田則租之入倍於他田未見無城之害而厚享無城之利一聞斯議則所以曲爲撓阻者無所不至矣其二則貿易駟贖之徒據要津爲壟斷或得之市兒或賃之豪家皆重樓疊宇蓄妻妾長子孫視爲故業彼便私圖窳顧公義一聞斯議則所以曲爲撓阻者無所不至矣其三則鄉居殷富之戶田連阡陌貨充市肆有司將興大役而公帑不給未免以佚道民或益之丁田或派之夫役或假之船楫或勸之米粟皆其所預計而恐及此彼且自成村落自列廛市不圖有城之利而惟計築城之擾一聞斯議則所以曲爲撓阻者無所不至矣其四則官府侵漁及奸頑逋負之徒或解運正色之外挪移隱蔽以資溫飽或經年

積欠之數輾轉延挨以冀遷脫不能悉舉有司以不給之故亦未免取償於此輩非惟不保其利抑且因此獲譴未見城之完而先見家之破聞一斯議則所曲以爲撓阻者無所不至矣夫此四者皆小人之私心也而所以得行其撓阻之計則每駕辭於公而使有司之必吾信又每啗其左右以陰致其辭而使有司之不吾覺蓋凡爲有司者孰無愛民之心則重役固所憚也孰無惜財之心則煩費固所憚也有司方懷此二者之憚而小人之辭且首及之已覺其甘而易入矣乃從而蔓其辭曰城一築則怨讟之釁自此開矣城一築則漁獵之謗自此起矣坑一築則經久之役將以官延淹此城也城一築則董率之勞將以

官奔走此城也又從而蔓其辭曰城加於山將不利於官司也城加於山又將不利於科第也如前之辭若惓惓爲有司之忠臣如後之辭若懇懇爲舉邑之大慮且復乘其易人之隙而投之雖至明哲能勿信者寡矣無惑乎城之尋議而尋寢也然則何如曰小人知爲一身一家謀不知爲一邑一邦謀小人之謀可以行於爲身爲家之有司而不可行於爲國爲民之有司一時之重役可憚也而百世之永逸此城實貽之一時之煩費可憚也而百世之長利此城實貽之使有司垂百世之愛夫然後爲有司之忠臣使舉邑受百世之安夫然後爲舉邑之大慮况城加於山又古人守禦之深計蓋使外崇內卑則客兵一至或

常昭合志 卷之十一
憑高以窺虛實何以爲蔽或據險以肆攻擊何以爲守雖有城猶無城矣蓋築城所以固一邑而據山又所以固一城者也使爲賢有司者明燭利害之大端屏却撓阻之傍說近監剝牀之禍遠圖安堵之休則當道有協濟之策而費可以無憚於煩小民有子來之義而役可以無憚於重矣

瞿景淳重建常熟縣城記

文徵明書

國家疆理天下海隅日出罔不供賦而歲入之多國計每取足焉者則蘇州爲最蘇州之域領州縣凡八北控大江東漸瀛海爲府治後戶稱重地者則常熟爲最縣故有城久廢不治每有寇竊居人不盜一時守土之臣與一二搢紳亦時議修築多撓

浮議幸事稍平則棄置不復講率以爲常嗟夫天下無事則關隘盡除外戶不閉萬一潢池有警而城守不設亦復何以禁暴亂安黎庶哉吾聖祖肇造區夏四夷罔不臣服而近海州域特設備倭官軍先事之慮蓋如此爾來倭夷倡亂雖旋就撲滅而蜂蠆竊發爲毒不少我一二搢紳乃以城事白邑令王公王公讓曰城吾責也然不敢專將聽命焉迺白郡守林公林公曰茲邑邇江而不城是延寇也乃遂進白巡撫都御史彭公操江都御史蔡公巡按御史孫公巡江御史汪公凡承命秉憲有事茲土者皆以次白先是孫公陳海防事宜以上海嘉定常熟俱分海濱繫要衝而無城可守已具疏於朝迨搢紳議入彭公蔡公

汪公僉以爲然遂相與定計下其事於王公公乃卜以六月甲午日興事度基立表鳩工斂材量能授任先城丈許以準其費出納有稽勤惰有督拊之摩之課之責之趨事之民罔不競勸不數月而城成其西枕山麓迤北而東而南則阻水爲固四向各門門各有樓傍爲水門四以通舟楫虞山一門上據山岡仍冠以樓瞭望便焉襟抱周密風氣益完近而察之則樓櫓內嚴谿山外周倉庾獄市區分不擾遠而望之則連引吳會控制江海形勢雄張隆然巨防登城四顧山若增高水若增深屹爲望縣公乃告成事於諸公諸公各嘉迺績進而獎之維我一二搢紳乃相率造於庭採民歌謠以爲公頌謂余職載筆且獲與觀

其成也屬余紀其事余謂非常之功固非拘攣之士所能決卽有過人之才非先有以服衆心則亦不能決何也一蔽於私則羣議易撓也邑城傾圯日久一旦作而新之功同創始且居民業已侵爲田廬不便改作故前令率以爲難王公初亦重此役然廉潔無私自下車以來剗削浮費不以一毫煩民城事旣起雖錙金斂散必慎必明故令行而人不敢撓亦其有以先服衆心也撫按諸公復相與協謀無復異同使公得展布四體以樹保障之績是以皆可以爲決大策定大事者之法矣城周一千六百六十六丈有奇高二十有四尺厚加三之一費以金計者四萬九千七百六十兩有奇王公名鉄東陽人以庚戌進士來

常附合志 卷之十一
令茲邑他善政不可勝書城其最大者云嘉靖三十三年歲在甲寅三月既望

楊榮修學記

宣德癸丑常熟重修廟學成吏部稽勲主事錢衡世家斯邑少常遊是學來請於予曰學在縣治東南其地隆然以高宏然而敞剏始於宋至和重修於開禧端平而再葺於元之皇慶至正其間政教興替靡常未可以概舉也洪惟國朝文教聿興洪武庚戌教諭朱昭來掌事時學之制左則殿廡戟門櫺星之赫奕右則講堂齋舍庖廩之畢具其後則有子游祠先賢堂蔚然可觀歷歲滋久上雨旁風浸以圯壞未有能振之者近西江羅教

論汝寬典教茲邑慨然欲作新之計其工費浩煩慮有弗給乃先度其力可爲者爲之若廊廡講堂齋舍門垣及先賢祠宇皆循次修葺惟禮殿未之能也壬子之秋縣丞李子廉主簿郭南暇日視學宮見汝寬用力之勤亦慨然曰學宮責在有司吾輩視其頽廢而不加力盍無愧焉乃各捐俸以倡訓導徐萬鎰翁玘力贊助之命耆老平孟悅等督其事衡適得請於朝歸省墓乃奉白金四百金佐其役仍率邑之好事者王惠吉陳崇道張士良錢汝周楊顏等捐資以助於是聚材鳩工殿之梁棟椽桷瓦甃牆壁之毀者易之帷幙器用之弊者新之聖賢像設章服則繪飾之與汝寬先時所修葺者輪奐華彩相爲炫耀焉是役

也不煩於官不擾於民而率以時就誠可謂難矣敢求一言以
示不朽子嘉佐邑者之得人又嘉衡之能輕財而知所尊也故
不辭其請而爲之言曰學校育材之地風化之原爲國家先務
也天啟皇明大一統文明之治開萬載太平之業在內則立胄
監在外則府州若縣莫不有學而學之規制蓋已超軼漢唐宋
元娓娓乎唐虞三代之隆矣皇上嗣登寶位尊崇儒道此一
言一動莫不師法孔子以宏堯舜之治而又屢詔天下修理廟學
然郡縣之吏能奉承者鮮而常熟邑佐李子廉郭南知其所重
一新學宮可謂能祇順德意者已夫常熟乃子游過化之地子
游聖門高弟也則今縣之令佐與夫爲師生者優游於茲當何
如哉必景仰賢哲修舉學政且務爲己之學盡乎孝弟忠信之
道勿徒銜名譽徇利祿以負國家建學立師之盛意則庶乎其
可也故以此復衡之請且告其邑人焉

吳訥尊經閣記

常熟爲吳國子游言公闕里公北學聖門身通受業因文學得
聖人一體以化洙泗以南朴鄙不文之習澤及後人深矣癸亥
歲五月朔訥抱病家居教諭浚儀趙永言奉書來謁曰常熟縣
學首創於宋之至和重建於端平之初左廟右學大成殿後有
言公祠祠右有明倫堂正統元年丙辰永言承乏是學知縣上
虞郭南縣丞分宜李子廉撤堂新之越三載知縣郭南又撤兩

齊改爲重屋并市學東民地重建射圃以便諸生習射辛酉冬
縣丞新建陳澄掌邑事永言曰郡庠舊有六經閣吳庠近建藏
書樓本學曩承太祖高皇帝頒降大明律等書暨太宗文皇帝
五經四書大全等集俱置廡下地土卑濕霉雨蒸沍倘得樓閣
以藏庶盡其宜貳令聞而善之廼撤堂後寢屋捐俸爲倡復勸
邑人伙助錢米鳩工市材建閣五間二夾室名曰尊經之閣時
縣令郭南公出而歸因出俸米完其未備經始壬戌季秋既望
落成嘉平之月哉生明之日敢求一言垂示不朽然永言讀諸
碑誌心竊有疑宋寧宗慶元己未徽國朱子爲知縣事孫應時
記言公祀後二十八載理宗端平丙申魏文靖公了翁爲邑令

王燾作新建學宮記惓惓然表章朱子記文之說至篇中引禮
書云時人以典禮質問者十有四皆以游一言爲可否三代典
章之遺賴之以有存焉此朱子未言者若記中所謂南方之學
得其精華及一灑媮懦無廉恥嗜飲食之譏此二事文靖公未
嘗發明幸併開釋以告後學於戲訥早游邑庠觀明倫堂扁左
刻新安朱熹書右刻稽陰王燾立稍長讀丹陽公祠堂記竊有
得其一二焉按隋書儒林傳序云南北所爲章句南人約簡得
其精華故朱子記稱子游簡易疎通高暢宏遠意必敏於問道
豈非所謂得其精華者自古而然耶又按荀况非十二子篇云
媮懦憚事無廉恥嗜飲食是子游氏之儒朱子於是引而不辨

夫子游聖門高弟論子夏弟子之學知大學之本治武城知禮樂之道豈有苟况所議者乎苟去子游幾二百載其時弟子鄉人或狃於習俗遂乃議及子游故朱子記云願諸生勉進所謂本所謂道使此邑之人百世之下復有如公者出一灑媮懦憚事無廉恥嗜飲食之譏期望後學至深切矣洪惟聖朝太祖高皇帝誕膺天命以儒術化成天下卽位之初詔天下立學校遴儒師訓迪子弟厥後設科取士以四書五經爲主本其四書集註詩集傳周易本義書訂定蔡氏傳率皆朱子之說迨太宗文皇帝命儒臣纂輯大全凡悖朱子者弗錄今作閣記舍朱子之言何以爲言哉朱子嘗有言曰道在天下原於天命之性行於

王燾作新建學宮記惓惓然表章朱子記文之說至篇中引禮書云時人以典禮質問者十有四皆以游一言爲可否三代典章之遺賴之以有存焉此朱子未言者若記中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及一灑媮懦無廉恥嗜飲食之譏此二事文靖公未嘗發明幸併開釋以告後學於戲訥早游邑庠觀明倫堂扁左刻新安朱熹書右刻稽陰王燾立稍長讀丹陽公祠堂記竊有得其一二焉按隋書儒林傳序云南北所爲章句南人約簡得其精華故朱子記稱子游簡易疎通高暢宏遠意必敏於聞道豈非所謂得其精華者自古而然耶又按荀况非十二子篇云媮懦憚事無廉恥嗜飲食是子游氏之儒朱子於是引而不辨

夫子游聖門高弟論子夏弟子之學知大學之本治武城知禮樂之道豈有苟况所議者乎苟去子游幾二百載其時弟子鄉人或狃於習俗遂乃議及子游故朱子記云願諸生勉進所謂本所謂道使此邑之人百世之下復有如公者出一灑媮懦憚事無廉恥嗜飲食之譏期望後學至深切矣洪惟聖朝太祖高皇帝誕膺天命以儒術化成天下卽位之初詔天下立學校遴儒師訓迪子弟厥後設科取士以四書五經爲主本其四書集註詩集傳周易本義書訂定蔡氏傳率皆朱子之說迨太宗文皇帝命儒臣纂輯大全凡悖朱子者弗錄今作閣記舍朱子之言何以爲言哉朱子嘗有言曰道在天下原於天命之性行於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出聖人之手存於易書詩禮春秋孔孟之籍至後世國家行事之跡又皆有史臣之記凡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齊治平之道禮樂選舉食貨兵刑之制靡不備著於中昔之爲師者以是爲教學之者以是爲學今學者類多記誦剽竊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勉而卒就小人之歸然豈專在學者之罪亦與教者不知爲教之道也於戲朱子集周程張邵之成以續孔孟之統當時廼有記誦剽竊之弊蓋朱子之學雖不能行之於一時而實大行於今日則今日爲師爲弟子者其可不以朱子之言爲法爲戒以無負國家建學毓賢之意乎昔者張伯玉記吾郡六經閣曰諸

子百家皆在而不書尊經也夫尊者恭敬捧持之謂豈徒尊閣
奉安而已抑又惟吾邑山水明秀登閣則一覽在目竊慮昧者
罔思天朝祖宗頒降經書在上或說讌閣之上下或酣營之餘
追逐笑嬉非惟墮於相鼠無禮之惡而墮於嗜飲食無廉恥之
賤矣愚也年登八十筆硯久廢故是閣之記五年之間屢辭邑
官之請今則弗克終辭者蓋欲因是盡悃悞以告鄉邑後進俾
勿悖先聖之訓也若夫本武城弦歌之政推廣學道愛人之心
此邑之令佐所當自勉以求無忝其職者然亦耄老之深望云
李傑修儒學記

立學教士自唐虞三代已然其制度沿革與夫所以爲教考諸
經可見矣我朝立學徧天下悉取聖言及先儒格言大訓輯錄
成書俾士子誦習服行教之之術視古皆詳故雖遐陬僻壤文
風丕振而况常熟爲姑蘇上邑密邇皇都沾被文明之化最深
以久士之育材於學而登賢科躋膺仕者獨盛於南畿諸郡顧
廟學歲久滋弊弗稱具瞻宏治癸丑監察御史河南劉公奉詔
來巡思振士風必先學事乃卽贖刑之金以爲修飾之費廟自
聖賢像以及禮殿兩廡戟門櫺星門煥然維新學自師生舍館
會饌之堂習射之圃以及碑亭坊表翼然加飾經始於甲寅之
春不五閱月而告成於是闔學師生謂予宜有言以紀成績夫
祇宣上德以興學爲首務劉公是舉可謂能盡激揚之職者矣

吾黨之士所當自勵以副良有司之意宜如何耶嘗聞之魯穆子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德云者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若東魯聖人是矣立功云者若臯夔稷契協和神人以贊化源立言云者若周程張朱倡明理學以詔後之爲士者所以希賢希聖圖垂不朽之盛事舍是三者何以哉常熟自言子游氏北學聖門列於文學之科蓋古之立言而庶幾乎立德者使其大用於時則禮樂之化不但施於武城而臯夔稷契之功可立致矣於戲今之人才卽古之人才何子游氏奮於百世之上而後之聞風興起者寡也豈科舉利祿之學有以奪之耶朝家立學教士之意殆不如是吾黨之士知而戒之豈無踵子游之芳躅於百世之下者哉劉公名廷瓚字宗敬巡歷所至風采凜凜爵祿蓋未可量而知縣事澶淵王綸教諭徐朝翰訓導王淑陳暢皆協力以相廟學之成者也是爲記

瞿景淳重建文學書院記

永嘉王公治常熟之二年乙丑政修民和百廢具興學宮之左有吳公祠公旣展謁因嘆曰嗟乎茲固先賢吳公之鄉也國家方以文學造士今僅有祠而書院不立造士之制無乃缺諸且嵩陽嶽麓類有書院矧茲爲吳公之鄉而獨缺焉固有司事也乃相地於邑治之西得廢圃一區介兩憲院間西枕山麓顧瞻則吳公之墓在焉公曰可矣乃白之按院溫公溫公亟是之首

發贖金若干助其役公乃度基址計丈尺具材用卜日興工其地南阻民居乃東闢爲書院門內稍虛其南爲坦途北折爲表曰南方精華言南方文學肇吳公也門內爲池樹以綽楔表曰洙泗淵源言吳公之道本洙泗也又進爲學道堂揭示遺訓俾士民知所興也堂北爲祠門中建祠宇旁翼以亭自非瞻禮門不輕啟明有敬也堂之左右稍北則對立書樓稍南則對立號舍各蔽以牆出入有門升降有階士之肄業其中而升堂問難者咸得霑時雨之教也吳公故有專祠然僅有俎豆而不足以聚生徒則崇教之道未備今書院之立奉祀有祠講道有堂藏書有樓肄業有舍規制宏厥真足以報吳公之德而慰吾人景行之思矣余獨念今之以文學名者或有異於吳公也吳公之文學蓋篤其實非徒飾空言者若今之文學徒飾空言爲干祿之資爾無乃有異於吳公乎世有豪傑之士必有不安於科舉之習而以操履爲重者矧至吳公之鄉而依其門牆可徒浮華是競以忝吳公平是可以省矣不然邑故有學校豈不足以造士而司教化者必勤勤於書院之立哉

陳寰新建先賢巫公祠記

虞山者吾常熟鎮也其東南椒麓形勝尤倍丹崖青嶂溪河逆折縣城址故環之緣爲西關萬井聯轅其椒有仲雍子游墓有老子祠麓有致道觀觀內有七星古檜有梁昭明太子讀書臺

有宋學士丹井銘歲時習朝儀於此爲祝聖道場觀之西有嶽廟有張許關劉諸忠臣祠當觀廟間地稍隙鄉民據之列樹鑿壙死將葬焉嘉靖戊子冬大巡撫荷峰陳公行縣至常熟先是吳公子游以縣之先賢故別立專祠於文廟左公既謁文廟則謁子游祠見商相巫公咸與其子賢亦皆鄉賢設木主廡下乃退坐明倫堂進一高等生俾講巫咸故實既畢復進一高等生俾講子游既畢乃諭之曰巫與子游世次前後若此今爾縣崇奉鄉賢而乃列咸父子於子游兩廡於義何如瞻享既忒神必靡盬此官府責也然事在學校亦漫無建請何耶諸生皆稱謝因再拜言曰昔宋嘉定間人治地青龍岡下得古碑鑱五大字

曰商相巫賢冢皆古人八分書縣令孫應時遂建祠宇碑記尙傳今青龍岡地雖莫可考然祇在山麓無疑於是爭舉鄉民壙地僭踰非制請禱爲祠甚當公乃付之縣令胡君君因出公帑償鄉民價命歸壙石留其內門及堂廡橋道後建正殿以奉二未主前臨通衢作石門表曰商賢相巫公祠明年夏落成縣士大夫及齊民日相率往拜但見崇山幽林明秀森鬱高臺素甍與松林竹石相掩映莫不深洽輿情仁慶怵頌美胡君與二令洪君熊君輩以寰先嘗從史官後請纂言述故鐫石祠中永垂不朽寰不可默竊惟古稱鄉先生沒可祭於社若公父子則豈惟鄉先生乎哉昔者周公嘗告召公曰巫咸父王家而朱子集



楚詞註又謂公古之神巫聖賢稱論蓋因事有指一以道言一以術言夫道有大小術有正邪道固可該術而術不外於道今如周公朱子所述則其道非小道術非邪術臯夔稷契之所行羲和仲叔之所明萬世而下欲以輔世相君與夫推元運測化機者孰非巫氏家傳之學哉卽其有功世教如此雖天下皆祠殆亦非過況於所生之鄉而今且弗稱固宜當道諸君考世申義而不能已也嗚呼殷商之臣自伊傅外顯名後世者要不多見而孔門弟子江以南無聞焉今常熟海內一邑而商周人物已盛若此豈非東南之光乎爲縣後學者景行先哲求無仰玷將若何而可哉遠勢忘利反身踐實蓋不必追惜咸父而所以

爲道術者必大必正不徒事文學之末以僅取科第而所以爲臣子者必恭必敏人以勵行等而進之以希聖賢如是而經傳遺教以及今日祠祀之新庶無負耳苟不能自振流與時俗溷焉則東南西北來往具瞻身過祠下而心惟之其能覩然也竄敢敬持是說願從邑之後賢同志所戒勉者

楊一清修吳公祠記

成化己未冬監察御史鉛山胡君漢按節三吳過常熟祇謁先聖退謁先賢吳公子游祠祠偪禮殿隘陋弗展君顧瞻盡咨乃進蘇州府同知華容毛君瑄曰吳公大賢常熟鉅邑維祠堂僻弗稱殆非所以崇明德勵風教也盍相與撤其舊而新是圖毛

君曰諾爰率諸博士弟子度地於學東偏遂承檄任其事然本以義舉不欲勞民力時教諭天台張景元捐俸首事邑之士民尙未不應無何蘭江祝君獻起進士爲邑令用君意勸誘屬人聞者風動共伙助之乃卜吉命義官董其役隆棟厚礎既轟且安堂室中嚴門廡森列經始於丙午春三月至次年秋七月訖工議者猶病祠地前迫義官趙璧市民居以廣之由是砉然開朗視舊觀不啻數倍耕農販夫但見新祠之煥儼而不見庸調之及已也毛君寓書鎮江屬予記嗚呼時至春秋王者不作詩書禮樂之化或幾乎熄矣吾夫子出始立教以振之時則有吳公邁迹句吳北學於中國開東南文獻之源其有功於鄉邑甚

大先民有言盛德宜百世祀故鄉先生沒則祭諸其社尸而祝之公道德之在天下者朝廷通祀萬世無議其在鄉邑則澤潤後人不但所謂鄉先生而已爲之特祠以奉祀仰止景行之意於是乎存夫祠不祠不足爲先賢重輕獨以義而風化其下者有司事也胡君方稽覈戎籍顧能於風教究心君子於是當有以窺其趨操之正矣若夫爲政爲學公所受於聖人之家法具在比吏於此而不能以詩書禮樂化訓其民士於茲而不能志公之志學公之學皆棄於公者也因以麗牲之石併著之

桑悅重建吳國言公家廟記

吾邑子游言公北遊而學孔子之道得其文學一體以歸爲東

吳興文教之祖大江以南萬世尸而祝之攸宜宋慶元間孫君應時宰吾邑曾廟於學宮之東後令王君燭加意存其後人其廟累代修葺至今惟祠之於家者或有興廢繫時與人何如本朝巡撫工部尚書周公忱及健令甘君澤皆鼎新之後燬於鄰災四明慈谿楊侯子器由名進士知邑事至任拳拳以稽古崇德爲事於公之裔周其學費婚其未匹旣爲屋數楹以妥公神仍置田若干畝資延世祀祠成公之六十五代孫江以記求予言予觀應時廟公時嘗求紫陽朱子爲之記凡公高弟聖門與能化過於吳大畧朱子言之已詳予何敢贅一辭獨公在當時以文學名獲居四科之列公之所謂文學者當以爲鄉之後人

告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何如其文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是故聖人學文於天地賢者學文於聖人文學以經緯天地爲極自非聖人莫能與乎斯文也然則公之文學又何如其文學哉觀其爲學必欲知本燕居必論禮取人必以正大治人必用禮樂故朱子謂其敏於聞道道卽我夫子問道是聞夫子然則公之文學乃入聖師文學之階梯又豈止言語文字而已哉若曰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是又以言語文字爲文學也以言語文字爲文學特藝焉而已耳所以漢唐諸書以儒林文藝分爲二傳抑彼揚此意深有在杜子美時亦曰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若公之文學誠可謂

道德博聞者果可以小技目之歟今去公二千餘年而世之名爲儒者不過舖啜簡策二尺四尺之糟粕爲出入口耳四寸之妙用就使其文其學華藻如相如勤篤如元凱亦晝餅充饑曷足以窺聖學之一斑而况淺識謏聞之士稍能呼風喝月抽黃配白卽以小才自恃渴思吞海狂欲上天不復知身心爲何物甚至剽竊章句惟取掇拾科第而止以是謂之文學寧不有玷公之文學乎學公之文學必以學道爲主等而上之見道卓爾則言子之文學在是優而游之不知由之乃孔子之文學也嗚呼是可一蹴而至否耶人能學公之文學則不死公之心在是庶幾齊心以祀公者無窮而凡暗室屋漏之中與夫明窗淨几之下皆爲公之祠宇者矣古稱王謝崔盧謂之高門然則爲公之子孫者則又何如苟能不墜家學之傳斯爲公之佳子弟以是爲一瓣香爲五十席爲七十物以供以獻猶爲過之而今日棟梁亦可化萬間之廣廈大庇學公之徒也予辱與公爲後進雖願學孔子而景仰於公者自朁角以至白首亦非一日故記公之祠遂述公文學之實以勉鄉之人并公之後人亦因以自勉宏治己未八月望

陳察重建讀書臺記

南沙偉望爲虞山山東南麓有致道觀觀後有臺世傳爲梁昭明太子讀書處宏治間浙東楊名父先生來令構亭以表未三

紀亭蕩然矣君子惜之金川鄒晉卿貳茲邑會余謝職滁陽赴
潮海道雲澤鄒因晤余入觀循廡旣折而東北登陟幾百步松
竹深中得遺址巍然峻突卽之則平直天成負層巒面平湖若
文廟經閣若邑治諸廡宇若四民邸第暨郊坰農圃江海遠峰
氣象萬千畢獻目睫胸次一開因嘆曰勝哉斯地良稱書臺亭
宜復無何余南邁令尹黃州胡君文明協鄒是構古跡以彰第
棟柱悉以木制度卑隘上雨旁風顧瞻猶歎中州柳川沈侯君
敘繼令於茲器度廓如圖新庶務尤急興賢敦化又明年政通
人和而崇文弔古益勤靡倦捐資鼎建柱以貞石廣隘崇卑莊
重有加震凌無虞邑士大夫暨耆民屬余記之余竊感夫昭明
距今千有餘歲蕞爾一臺獨久存且來人表章誠重讀書也臺
以人重人以書顯善乎其讀書也或曰君子欲自得曷以臺爲
亭抑末矣噫是或一道也自得信吾當務也論世教不有樹表
風聲之典乎讀書如昭明有足稱者夫貴爲儲嗣富有方物不
期驕侈乃克通誦五經數行並下過目皆憶賦詩劇韻屬思卽
成斯亦難矣比長克省萬幾內外奏有謬誤巧妄辨析可否斷
獄稱仁寬和容眾喜怒不形固曰天質過庸而讀書之力其可
誣哉史稱性愛山水不用絲竹勸者慙止意其爲人崇雅悅儒
志專文學介居擇勝清兼心迹者也使天假年繼統爲政梁祚
之大以遐蓋未可量然則斯臺擅久信非偶然之故斯亭之復

殆無愧乎樹表風聲云登適者試思之書一也善讀者德性若是達於用若是臺至今重吾可不務乎蓋凡因迹求心希先以上達者概可得於俛仰間斯舉亦有相之道而豈徒哉曰虞仲清權德高千古子游禮樂道契聖心二公遺芳孔邇過祠則式經墓則吁不假外求得師也已雖然學何常師宅心砥行吾從至讓學道愛人吾儀丹陽公博文繕性敏政吾兼資不遺乎昭明食實采英敦本該末主善協一歸成吾美夫何不可是則斯舉固君子所不廢也廢修而前哲表章往而將來勸回視直觀美資燕遊而於世教邈無與焉者有間也抑楊公輩式開厥先若今柳川實克繼志以大厥成規模宏遠矣後來君子能同此心尙嗣葺於永永哉

鄧韞梁昭明太子讀書臺銘

虞山致道觀之東有臺歸然而峙者志稱梁昭明太子統讀書處也其上故有亭廢久矣往歲邑大夫慈谿楊公嘗一新之未久輒壞嘉靖十二年宛北沈公來綰縣章縣連有水旱公悉力措其政無暇登眺滿三載將奏績北上乃周覽邑中古蹟登於臺客有以亭起廢告者公曰昭明太子爲梁賢儲副其所著書若文選一集有益於作者茲可使泯其蹟乎乃斥俸餘作新亭其材皆經久計芟剔榛翳理其磴級暇日往觀而樂之他日屬邑人鄧韞撰儲銘耆人某出昭明刻像公命繪者摹之併刻於

常昭合志 卷之十一
亭中或疑昭明偉君理無遠駕而史稱其性好山水常出遊今
鍾山當塗皆有其讀書臺而常熟當其時列在京輔山水稱佳
觀有其撰招真治碑知其至此不誣也夫古之有國者固亦有
遊事而昭明獨以書往其好學足稱云今之臨民社者以簿書
徵歛擊斷爲舉職於古事漫不致意若公之爲邑清慎公溥治
以最聞而又多所建設是舉也可以見其崇古懷賢之意顧韋
膚俚莫稱嘉委不得讓謹具銘如教楊公名子器字名父公名
宏彝字君敘皆起進士銘曰

蒼山橫陳東闕其首長松攬天下有隆阜黎老曰咨往牒有書
厥始營者蕭梁之儲賢美大圭志潛緗帙循海而東茲焉駐蹕

羣玉所度游燕所披載以白鹿覽旌祁祁於臺於堂延冲納爽
山空月白如聞誦響帝子所誦我莫敢知意所好者世之瓌奇
豈無儒工叅侍瑠席掇遺舉要斷自乃臆文選之輯流功藝林
垂憲淳古待於鈎深我觀梁德亦匪克競魚肉殘宗儲也爲盛
學以輔孝鶴禁宵檠乃闕其賢不弭奔鯨含章永福與代俱謝
維邇遺基不傾以亞治遊莫唾牧豎罔登護之榛荆爲有昭明
架之樂櫨植以楹礎舊觀復還令賢好古嗟爾媚學有書如山
遐探靜治儲也猶然洗心踐言翦薶蔓葉古學如是與臺岌業
吳訥重建常熟縣城隍廟記

昔在太祖高皇帝恭膺天命作四海神人之主爰念元季綱淪

法數祀典糅瀆不經馴致禍災薦起民墜塗炭廼屢勤睿思建
立制度正名定分爲萬世成憲若郡邑城隍廟亦其一也初洪
武元年戊申詔封天下城隍神在應天府者以帝在開封臨濠
太平府和滁二州者以王在比府州縣者以公以侯以伯時常
熟循元制爲州得封城隍神曰鑒察司民城隍靈佑侯二年已
酉州改爲縣三年庚戌詔定嶽鎮海瀆俱依山水本稱城隍神
號一體改正仍頒格式蓋造廟宇屏去閒雜及泥塑神像於是
改題木主曰常熟縣城隍之神知縣田義以舊廟在縣西十步
者基地湫隘改造於西隅袤繡坊北卽今廟是也四年辛亥特
勅郡邑里社各設無祀鬼神壇以城隍神主祭鑒察官吏人民

善惡以貽禍福未幾復降儀注新官赴任必先謁廟與神立誓
期在陰陽表裏以安下民祝辭儀注出自宸衷聖謨洋洋發明
福善禍淫之機以警飭下臣至矣然本邑建廟垂七十餘載朽
蠹剝落日就頽圯今知縣事郭南深懼無以揭虔妥靈躬捐俸
資以爲眾倡縣丞陳澄等相與協贊乃市材僦工經始於正統
庚申落成於次年十二月堂寢門廡宏壯軒豁視昔有加適訥
致政歸老耆民李渭龔鼐時璆趙緯等相率謁文垂示永久竊
惟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古昔聖帝明王罔不以事神治民爲先
務城隍之祀經典弗載蓋後人因其保障民生以義而起者也
迨宋姚鉉編唐文粹始載乾元中李陽冰縉雲城隍祀記然無

所謂封爵配祀也及元草盧先生吳澂記江州城隍廟後殿則曰江右列郡以漢穎陰侯灌嬰配食豈侯嘗定豫章諸郡而然歟自後繁蕪日甚聖明統御窮神知化始遂更正歷歲云久或罔克遵今吾邑得賢令屏除土偶鼎建祠宇將見神罔怨恫物無疵癘邑人之幸豈淺淺哉予耄聵筆硯久絕茲今弗拒眾請者蓋欲昭揭聖制以示後人俾勿至於違墜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後之作邑君子暨鄉邦友士尙鑒茲哉正統七年歲在壬戌十月吉日

錢仁夫新修城隍廟記

城隍廟自京師以達郡邑皆有之其神位號前代不經我太祖

高皇帝詔令天下祀典神祇皆從山川名號一洗前代之陋習其神之職在默相政教康保兆民不既重與凡有官守者蒞政之始必詣祠下與神誓蓋人心交於神明有不可誣者常熟縣城隍神廟在縣治之西背山而面陽有堂有寢左右有廡前有重屋爲門有道流以守之自成化初邑令澶淵甘侯宏濟撤其舊而新之歷今三十年來日就摧廢無以妥靈揭虔今令王君大經亦澶淵人也以進士領邑謁於神欲新其祠以歲歉不果踰三年爲宏治乙卯政務粗理喟然嘆曰廟之弗葺予則有咎遂捐己俸以倡而寮窳相與贊成之始事於四月望日告成於五月之下旬堂寢門廡黝堊丹漆悉歸舊觀而又益以前軒易

新肖像邑之士紳嘉君之治民事神知所先後謀於仁夫請記其成立石以告來者仁夫因是而有感焉常熟俗崇事神自廟迤邐而西半里神廟並列雖非祀典所在然有禱輒應民日奔輳擊牲陳醴其禮甚謹有如城隍之祠朔望有司展謁之外香火稀簡其庭悄然謂之何哉蓋民固愚非有威靈以警動之則以神爲不神而怠心生焉今天神之職之在於默相政教康保兆民是福也民蒙之而不知不知則無所事於祭賽且神以聰明正直爲德其責乎民者盍若世俗之情哉而爲之有司者常先民以致敬今者祠宇之修是亦牖民之道也夫祭不欲數數則瀆祀不可壞壞則簡請以告之邑人而爲令誦之是爲記

張采唐墅周孝子廟碑

常熟北距三十里曰唐墅有周孝子廟廟神故宋理宗時人姓周諱容相傳固唐墅人平時事母孝病且死持母不忍絕死越日降其家呼母曰上帝監兒孝勅爲神遂著靈爽見光怪進士趙必錦上其事封曰靈惠侯迄今四百餘年里中旱澇以祝祈報由辟以祭盟誓以質生子藉神姓僉呼周歲時神生日畢拜廟下傳曰明德維馨以孝列祀馨也大矣儒者曰孝不過虞舜文王曾閔何以獨神曰人者鬼神之交理固無間若虞舜文王曾閔百世之師也師立人道以明治在上在下於彼於此百物之神也神立神道以幽治人道治而民可使由幽道治而不可

使知故曰孝悌之至通乎神明將告廟下拜者曰神故孝子爾
有父母曷念諸神將視爾告周名其子者曰呼爾子如神聽然
爾子恩斯勤斯父母固如斯且不辱其身不羞其親是之謂孝
則肅肅厥廟胥類弗敢匪夔怡淫以速戾審如是孝道四達天
下其平矣吳地處處建侯廟常熟在祀典而唐墅尤專推本所
生以及其里人之事孝子也猶有親親之義夫爰作樂神之歌
以侑祝而鐫諸石歌之辭曰神之來兮猶猶歸貊貊兮天休迓
雲車兮舒靄齊吳榜兮安流奉明水兮階下寡鼎俎兮大假神
陟降兮且明人聲上兮頌雅雨暘若兮良苗干戈止兮逍遙驅
豺狼兮遠山之隈道厲鬼兮疾痰消膝前侍兮甘旨率妻孥兮

止喜兄弟樂兮孺孰家人宜兮集祉神四睇兮相羊歷畝邱兮
故鄉父母託斯兮華胄神且受職兮均康此中人士兮親只神
歆神監兮聞章

釋妙聲重修崇教興福寺塔記

常熟爲縣卽虞山而治焉治之東有崇教興福寺宋建炎間文
用禪師開山初禪師善宮宅地形之術暇以其說相攸而言曰
茲邑之居右高左下失賓主之辨宜於蒼龍左角作浮圖以勝
之言於縣令李公闡之李善其說乃除沮洳大築厥地而塔其
上僅六成而師沒咸洹問有淵塔主者悉撤其構更建今塔其
高九級時日觀溫革爲製化疏遠近響應財施雲委遂落其成

上施露盤表以金剎周設闌楯金碧丹雘上下煥然巍巍峩峩
爲一方之巨觀矣人謂淵公卽用禪師之後身也爾後縣升爲
州風氣益完民物富庶蓋實陰和之焉閱歲浸久觚稜檐栝日
就隳侈識者懼焉洪武八年寺僧惠大合眾施而興之十六年
癸丑工始訖舊觀旣復來瞻來依人用嘉歎欲求書其事以示
永久昔晉沙門曇彥與許珣同建塔於越城未就而珣亡至梁
岳陽王蕭譽來鎮越彥猶在乃告曰許元度來何暮昔日浮圖
今如故警恍然悟其前身今紹興應天塔是也由此言之則淵
公之爲用禪師後身也無疑又安知今惠公非淵公之後身乎
來者尙有感於斯文也哉

趙士春三峯禪院碑

三峯禪院者舊名山峯載在明宏治中桑府判志其禪院創建
見於嘉靖中鄧孝廉志山門臨烏目澗元至正間盧鎮志云頂
山之南有烏目山界於山有烏目澗卽其地也宋李堪烏目山
詩序以爲登水木之虛室遇煙霞之美夜是則地稱靈秀自昔
已然明萬厯庚戌梁溪漢月藏和尚來寓常熟一日遊虞山北
麓望人煙一縷起深樹中曰此其上必有隱者攀籐附葛登之
而古院沉寂谿流繞門漢月樂之主僧見其氣宇非常遂請住
此山虛檐罅壁草屋蘿牆饑飢窮飢之聲與鐘魚相應荅其明
年清信某輩破家爲三峯監刹竿

某輩卽里人包涵虛載三峯志

自時厥後先

中憲畢生唱導邑人之檀護淨財雲湧余父子亦爲之欣助香樓金道架壑梯岳佛殿禪堂炫朱耀碧以至飯僧之田養老之室晉同之塔無不以次庀治五六十法王之願力始大備今漢月法嗣遍南浙皆曰三峯真種子云按漢月之住三峯年已四十矣誓立死關究竟大事忽聞窗外二僧拗折大竹聲若迅雷於是思維頓絕人法俱消又推窗見黃梅墮地千門萬戶劃然天開古尊宿生平脫白之地學人奉爲祖庭宜乎方袍圓頂之徒必具一瓣香向三峯片席也前後卓錫者多全德道器大樹千華豁堂俱順寂槩莽應天都之請確菴擔荷有年締構甫竣一瓶一鉢退處華山二公高致使人想見於雲海鋪黃天池漾碧之間近之監拂拈椎者碩揆禪師也條衣肅肅庶有典型語云禪律相輔而行碩師真得之矣茲院之後有三阜隆然而起漢月以是改爲三峯及其得力於洪覺範所著宗旨更署爲清涼院今仍其舊名三峯禪院詮次其緣起若此俾後之紀載名藍者有考焉

陳瓚海虞白雀寺記

古虞白雀寺距縣治二十餘里東倚虞山西掖大海蓋妙境也梁天監二年有僧志圓者善風角曰此地曠而民願邇佛教庶免塵劫乎乃建茲寺寺名白雀何粵稽伊始有白雀來巢是以傳此名也而後之神其說者言人人殊遐無所考矣惟時剝時

常山志 卷之十一
復時革時鼎則自大梁來僅僅可溯也一歷前元幾鞠草莽我
皇明正德丁卯聞有僧明慧再振而更新之越嘉靖癸亥復頽
圮余適以言罪歸道人明淨來募茲緣盡出諸名公偈言證之
余謂其功大而難就也越四年丁卯聿登乃績矣道人乞余言
志之余方荷聖德虔始蠲青揆衷膺召之日星言邁往弗違言
也而道人固請之因有感而言剝者復復者鼎空空色色其輪
轉於恒河沙間者佛亦乃爾耶自茲了然天行之數年寺有殿
若干楹堂若干楹廊廡若干楹悉自明淨募成之噫若明淨者
蓋濬志圓之源而揚明慧之波者也丁卯一週事若繼起無常
住心有常住住佛固有然矧茲人事是爲記時隆慶元年仲春

穀旦也

宋濂丹井銘

海虞有虞山梁天監初漢天師十二代孫張道裕來隱其下建
招真之治鑿丹井焉宋淳熙中道士李則正浚井得藏丹石礧
啟之化爲雙紅鴿飛入尙湖至今湖中丹光煜然邇年井且廢
莫知其所周尊師元真窮日力尋獲之重加以甃構亭覆其上
時皇明洪武元年也然仙家煉丹必以井故名山多有之其在
海虞者舊廢而今治豈元學復興之徵歟

銘曰太陰委精自天一融而爲液養萬物神丹浴浴赤如日有
夫元巾發我室雙禽衝霞飛玃玃靈泉重噴甘逾蜜飲焉壽與

天地畢
楊儀迎恩橋銘
嘉靖六年冬黃梅胡侯鳳以進士出令常熟甫期歲教化既洽

百姓趨令廼維邑中有大橋曰迎恩肇建自宋建中靖國元年
十月十五日乾元宮道士李則正以木石雜為之至今四百六
十年矣欄楯崩壞梁柱朽折侯順民志相揆厥功易木以石以
己丑孟春聚材三閱月而畢工縣丞洪君文林熊君暉主簿李
君琮劉君繼實贊其成吏部進士楊儀居依橋左狀而銘曰琴
水東注其源出虞長流有截橫受其趨利涉國中黔黎所須侯
德光亨維遠是圖析堅合異易其朽枯坦兮洞兮輻輳通衢湯

湯放海盈於江湖維若德教萬民以孚小以著大其在茲乎

增補合元卷之十一

